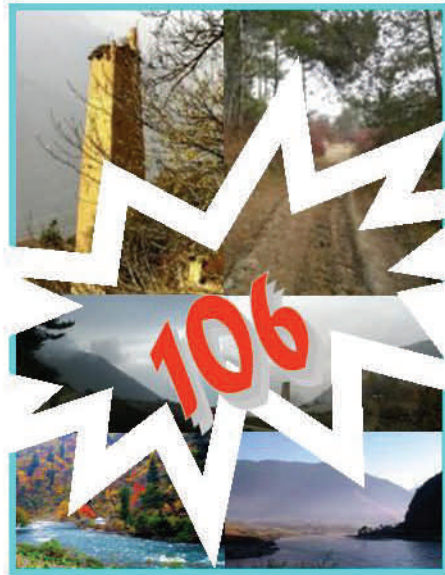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八年六月第一百零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08



- 默哀三分鐘
- 小詩看台灣●美華小詩選
- 里爾克無題情詩13首
- 垮掉派與後垮掉派是頹廢派還是疲脫派



目錄

No.10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傅天琳	果園詩人／氣息／我現在的海 ／天氣／烏鴉 1
鄭玲	大師 你是我的偉大的鄉愁／ 似醒非醒 2
杜風人	鯨之輕 2
向明	凹凸四行十五首 3
秀陶	花、高樓、女子、回家 8
黃奇峰	香江聖類斯足球場憶舊／ 母校大門 8
林小東	色·戒 8
遠方	老屋 9
冬夢	我看見公園內 有一尾蝴蝶飛去 9
桑克	螟蛉／急雨 9
伊沙	無題 7、8、9 10
魯鳴	最後的見面 10
施漢威	無眠之夜／青春 10
謝勳	此心歸處是吾鄉 二首 11
愛松	人民幣 11
柏銘久	大雨喃喃／遲到的哭聲 11
李國七	一個中國男人的堅持 15
王帆	在儀錶器室值班 15
塞遙	盆栽 四首 16
李斐	失落了曼茶羅的地址 16
彭國全	青煙／晚景／流星 16
陳銘華	四月記事 17
包苞	籠子裡的春天 17
林德功	無言 17
林忠成	奶糖廠／校園之痛 18
阿北	醉酒／夜雨 18
資中華	溫度計 18
魯行	雜花生樹 19
蔡可風	聽，詩心在／鮮橙 19
陳亞平	後非非詩人圖像集 20

藍亭	舞者 20
夏野	歲末盤點錄 21
依雯	夏日驕陽／夏之夜 21
振嵐	匆忙撿拾曾經失落的青絲 22
文錦寧	蟬鳴 22

默哀三分鐘

——四川大地震詩專輯 4

小詩看台灣／向明輯 12

美華小詩選／陳銘華輯 13

譯詩

秀陶	雅尼士·瑞索士散文詩作 〈傍晚的散步〉 22
張索時	里爾克無題情詩 13首 23

評介

張子清	垮掉派與後垮掉派是頹廢派， 還是疲脫派？ 24
陳葆珍	散文體現詩的節奏美 31
劉耀中	內美洛夫和他的妹妹黛安 32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震前汶川風景圖片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苞 (甘肅)

■傅天琳

果園詩人

最後我發現我更願意回到果園去
回到檸檬、蘋果、桃子、杏一樣的人
群去

沿著葉脈走一條淺顯的路
反復詠歎，反復咀嚼月光和憂傷
我深深明白：這片林子是和我的青春
一起栽種，和我的幸福一道萌芽的
就是再次把血咳在你的花上
把心傷在你的樹上我也願意
曾經以為僅僅作你的詩人，太小
這是何其難得的小啊我又是何其輕薄
果園，請再次接納我
為我打開芬芳的城門吧
為我胸前佩戴簇新的風暴吧
我要繼續蘸著露水為你寫
讓花朵們因我的詩加緊戀愛
讓落葉因我的詩得到安慰

氣息

對於萬事萬物的感知
我想應該用鼻子

用鼻子聞聞
就能分辨南北東西
就能嗅出是花蕊還是針刺
不要相信眼睛，也不要相信嘴巴

比如臉，可以整容
聲音，可以化妝
情感，可以換了新衣再加外套
而氣息是真實的

比如另一種紅，鋼鐵溶化
另一種丁香白得像帶蒂的雪
另一種關懷從冬季走過

唯有氣息，能讓我認清

我相信氣息無處不在
正如人人都可以從一杯茶
聞到清淡，從青山聞到蒼茫
從匍匐而不倒地的樹
聞到堅韌

我曾從一粒紅小豆
聞到樸素，飽滿
聞到一首詩的品質和北方太陽的香味
氣息給我營養
有時又讓我焦慮

和我氣味相投的人為數不多
我聞到足夠的溫暖
不敢將友情辦成碎粒，甚至研成粉末
漫天拋撒，我聞到
那是沙漠的氣息

我現在的海

我不知道那條船隻是我暫時寄生的
不知道行走的海只是皮膚表層的
浪花來了，鷗鳥來了，帆來了
偶爾的六級大風來了
在顛簸和嘔吐之間
以為擁有了海
這是錯覺

我不知道海還可以從天空倒扣下來
不知道黑暗的一鱗
可以遮蔽日月星光
我有眼無珠，狼藉不堪
想起風雲不測的古訓
已為時太晚

不知道沉了多久，沉了多深
一根魚刺深深刺進時間的肉裏
我不知道鏽跡斑斑的自己
已經成為海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為生命增添斑駁的一筆

我就辜負了我現在的海
我甚至不知道

天氣

這天氣怎麼了
誰把我的心困在密不透風的玻璃裏
誰逼得螞蟻搬家，鼠類出逃
鳥群在低空蹣跚
火著不起來，水流不動
凝固的汽笛聲不散
誰製造了這些堵在毛孔的烏雲
匿名的對手，為什麼不露面
大地無處控訴
無處撕破一條口子突圍
這一天啊這一天其中的兩小時
萬物在窒息中咬緊牙關

烏鴉

不是一群
不是集體主義者

看你的那個黑
像紅到終點的紅
自太陽心中滴出

看你的俯衝
像一片削薄的鐵，輕嘯著
插進飛起來的塵埃

我把你誤認為鷹了
我摸到你烈焰中的抵抗了

眨眼之間
千年的黑夜亮了

最後，你落在離我不遠的礫石上
像一句發燙的格言
校正了我對英雄的片面認識

■鄭玲

大師 你是我的偉大的鄉愁

夜中之夜
我夢見里爾克
就像他夢見羅丹
曠遠的寂寞 從他的書
注進我孤單得還不夠的暮年

里爾克的痛苦
洗禮我的痛苦
他說“挺住！”
便有一種力 伸出臂膀
支撐著我劇痛的關節 站起來

殘陽不再流出我的淚光
晨風中 走來了許多祝福
火紅的石榴花在門前盛開
大師 你是我的偉大的鄉愁！

鄉愁是月光 亦是陽光
我滿懷愛與忍耐
樹木一樣 舒展全部心身
靜靜地 接受你的沐浴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秀 陶 \$40.00 **支持**

■杜風人

鯨之輕

歷史的暗流貶謫北海之鯤 浪花松濤
基因異化 浮沉南海一化外漂島之鯨

順風浪洩入零海域另一春秋水天中
顛覆天地 暗礁變燈塔
暖流赤裸裸的湛藍 純純的愛
珊瑚在勾勒經典 海藻隨潮汐
分行押韻 貝殼們忙著抄錄
貝多芬失聰的海音浪譜 水母
把夢吹得圓圓滿滿一瓢盈月清醇

流質律動的存在與空無之游離程序
沒有政治沒有硝煙沒有墳墓 沒有
仇恨 千百個說不清的渾濁沒有

而醉醺醺的北海遠遠傳來一聲冰山的
爆破

鯨 聞到油井噴上的油價焚燒糧倉
燻焦的嗆味 浮出水面
驚見了煙污的地獄

胸膛中滿腔酒氣 仰天長歎
吐出 千古愁一柱水晶吶喊
而亮晶晶的水珠 又清晰閱讀到
披卷海面的新聞快報 報導
日本捕鯨船尾浪花書寫的一條號外
科學試驗血的辯白

怒海狂嘯 沸騰一壺
逃亡潮 驚魂落魄的鯨
只好一頭遁入杯中的海底板塊
觸摸到的天堂 卻飄飄浮白了
深邃的孤獨

2008.5.10 紐約

似醒非醒

為什麼希臘的神話中
沒有白晝之神繁衍子孫
為什麼最顯赫的最令人崇拜的
是那在黑夜裏誕生的
勝利之神？
而“勝利”的腰帶上
噴射出的輝煌的彗星
為什麼總是與熄滅連在一起？

聽說 古埃及人用羽毛
作為秤盤的法碼
用以測量靈魂
其實 靈魂的輕重
荒謬得無與倫比
明明對事物的短暫不勝傷感
偏偏處心積慮 要為不朽而生

勝利也曾收買我 黑夜裏
勝利向我煽動羽翼
我居然騎上一頭雲馬
飛去世界的峰巔
快了 快要接近了
只差那麼一點
霍然 從床上彈跳起來

似醒非醒
才感覺 自身處於危樓的尖頂
吐著火焰的洪水
從海底咆哮而出 向我包抄
群鬼哄笑
對我喝著倒采

在此性命攸關的瞬間
沒有人和我分擔絕望
我一下子學會了崇拜
我崇拜 一小塊
能供我落腳的土地

凹凸四行十五首

一

不要和我們侈談慵懶
熄燈後，黎明前
衲衣抖落時
仍會爆出我們激情的叫喊

二

我們也曾拋出了一些語言
我們也曾飛出了一種姿勢
仍有人詰問，鷹，是那一路英雄
練武當，還是，專攻少林

三

落葉朝著秋風嗆聲
你還在找什麼？我已飄零
秋風說我仍在尋我春天的夢
落葉含笑的撩衣下沈

四

加農炮的射程，絕對優於
手榴彈的射程，吐口水
射精的射程，然威力總小於
恨意凝成比奈米更尖而銳的射程

五

我們被他們撞得散落一地
他們立正稍息，向右看齊
他們報數，一二三四五六七
像在數我們失散的豆子兄弟

六

詩是海浪滔滔
詩是纖纖細雪
詩是老奶奶陳年的裹腳布
詩是自助餐點，口味任君挑選

七

這也是此地的一景
醜又怪的一幀裝置藝術
特意戴上頂詩人帽子
卻正適合鴿子在上頭拉屎

八

超越語言，鍵盤，滑鼠
跨越小菌子要長高的危言大志
帶著上帝恩賜的微量餅屑
作一次免消費的林間小駐

九

請別叫我乃寫散記的亨利梭羅
應該問我這會兒怎麼特別嚙唆
因我並不坐在幽靜的瓦登湖畔
而是處身叫賣嘈雜的士林夜市

十

你說你要開始佔領，不斷
透過我已無力的聲帶發聲
其實我的白旗早已豎在髮梢
內部組織早已被你破壞殆盡

十一

你問：“禪在那裏藏著呀？”
去問夏天盡說“知了”的蟬
忙完爬行懶得答理蛇便進入冬眠
才發現禪蹤就在春秋的樹枝上

十二

父母官在我紙紮的頭上點了一下
他們說那便是開光點睛
在香煙燎繞，一片嘈雜聲中
我並沒看出前面春和景明

十三

決不相信大雪能壓垮我們的脊梁
雖已蓄積百年未有的能量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僅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但也相信一場雪的洗禮
足以治癒百年難以起身的癱瘓

十四

誰也無權宣稱這是我的土地
除非山嶽讓開成為平原
除非大海撤走變成綠壤
除非抑止不了貪慾的釋放

十五

如果麥子不死那裏去收割地糧
詩人的叮囑仍在晴空響亮
我衰老的餘勇只夠捏死螞蟻
詩的國度已開始強大，掙脫苦難

2008/3/31

撰後：這是我最近練寫的四行體小詩，其中的含量尚盼非個中人能夠體諒瞭解，並予指正。第十五首之第一行係早逝的詩人楊喚的詩句，以紀德的兩本著作《如果麥子不死》和《地糧》書名串成。楊喚於1954年三月在臺北市西門町平交道被火車輾斃，享年廿四歲。

默哀三分鐘

■北塔

廢墟

1. 亡靈

子夜
沒有一聲咳嗽、歎息或夢囈
鋼筋混凝土的大山
壓得連“救命”都喊不出

只有亡靈
能爬出廢墟
乘著塵埃星光和電波
穿越煙塵滾滾的隧道
來到我漆黑的窗前
告訴我死難者的消息
然後又返回數千里外的廢墟

哪怕他已經敲開了天堂的門
哪怕玉皇大帝已經為他準備好了接風宴
他也會回去
廢墟下還有他的親人
……儘管已經陰陽相隔

2. 拳頭

這隻從廢墟裏猛然伸出來的手
伸出來就是拳頭
像一棵草頂破了石頭
像一面旗幟探出窗口

從紅腫到慘白
沾滿了塵埃
血都流盡了
卻依然沒有鬆開

生命已經失去
但對生命的熱愛

卻依然在掌心裏
像寒冬裏的一隻烤紅薯
被緊緊地握著
握著
緊緊地

這緊握的拳頭
猶如鼓槌要擂向大地
這指向蒼天的拳頭
一旦擊出
就絕不縮回

3. 眸子

白天來了
卻沒有太陽
夜深了
卻不見星光

這雙企盼的眸子
再也閉不上了
但廢墟關閉不了
它們的尋找

誰的眼睛敢跟它們對視
就能穿透廢墟
在它們的幫助下
找到生命的延續

4. 鞋子

這雙在奔跑中
被魔爪奪走的鞋子
插在廢墟的鼻孔
成了魔鬼的戰利品

那孩子的腳踝
最容易受傷的部位
是否已經得到了包紮
已經投入母親的懷抱

或者，依然在搖晃的天地間奔跑
從廢墟到廢墟
沒有一個地方
能讓他停下來
直到他隨著最後一棟大廈
倒下

這鞋子，這孩子
就這樣成了廢墟的一部份
成了災難的人質
過去的生命物證

5. 練習簿

筆和書
像父母
失散了

被風翻開一頁
空白
再翻開一頁
還是空白

6. 大雨

大雨把廢墟當成了沃土
大雨要把鋼筋混凝土改造成沃土
好讓生命之後
還有生命

大禹治水
而江河依然氾濫
愚公移山
而山嶺依然聳立

廢墟下的倖存者啊
請使勁張大嘴
喝吧，喝點吧
這是老天爺懺悔的眼淚

7. 歌聲

不管你是誰
跟我說句話吧
不管你是否能聽見

讓我給你唱首歌

雖然我們一直在同一座樓裏
但直到今天
直到這樓成為廢墟
我們才真正成為鄰居

跟我一起唱吧
我們的歌聲將穿透廢墟
將充滿廢墟的每個角落
像雪水流滿荒漠
像莊稼長滿荒野
像漿水灌滿麥穗

唱著歌死去
是幸福的
我們的亡靈還要走很長的路
寂寞中的最好的安慰
是我們自己的歌聲啊

8. 種子

我已經沒有供燕子築巢的屋簷
但我相信它會銜來種子
這廢墟有縫隙
會被塵土填滿
成為花園良田

如果有幸種子掉到我身上
我願意獻出一切讓它發芽
縱然永遠被困在廢墟裏
我也心甘情願

■馮冬

孩子

孩子，別哭了
我們翻過七個山頭
現在安全了
在山裏我也害怕
天太黑
找不到下山的路

孩子，別顫抖
我們下山了
我們住在帳篷裏
這兒很安全
有水 and 食物
吃一點吧
日子還很長

孩子，你睡吧
幾天幾夜沒合眼
你睡吧
你父母不見了
你醒來
就是另一個人

■愛松

默哀三分鐘

站在華夏大地上
面朝汶川災區
面向逝去的中國親人
我們低下頭
默哀三分鐘

三分鐘
巨大的警報響徹雲霄
低泣的河流哭疼遠方
深切的哀思令天地也為之
悲淒動容

三分鐘
逝去的不可再來
而活著的人們的雙眼
總是面對親人的想念
飽含熱淚

默哀三分鐘
山川無言
世界無聲
一個民族微躬的身軀朝前
堅挺、堅韌、堅強！

■胡弦

真情不死

——給農民工陳堅

三塊預製板，有幾千斤
對於一個民工來說
就是整個地獄的重量

有多少人一起承擔了這苦難
三塊預製板，乘以十三億
數量和重量都大到驚人

不要告訴我最後的結局
——真情不死

讓他用方言繼續說話
讓他繼續說：想家，想懷孕的妻子

……廢墟下，裝滿愛的胸膛
不曾塌方

■楊從彪

韓寒，好樣的

80後作家
不是垮掉的一代
比如韓寒
就是好樣的
5·12地震後的第一時間
韓寒在北京
沒在老家上海
徐靜蕾、梁朝輝為他提供裝備
上海大眾為他提供汽車
韓寒立馬出發
開車趕往四川
他成了第一個作家志願者

記者打電話
問韓寒為災區捐贈多少錢
韓寒說：0元
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

韓寒知道
災區此刻最需要藥品
於是
韓寒在成都買了大量的藥
店家只要了進價
韓寒好感動
說聲謝謝
就開車送藥去了
韓寒的朋友在上海
趕製了 200 多頂帳篷送來
韓寒，好樣的
80 後，好樣的

■古松

地震的“眼界”

儘管瞬間你已一無所有
淚水隨亂石流狂瀉
都江堰和你的心被埋葬
綿陽、汶川、北川、映秀和
不知名的村落
在你和我的嚎哭中
剩下血般鮮紅的破碎
也是你此刻唯一的所有
連那匍匐在黑暗壓縮中的
命運已非你的憂慮能改變
坎坷在左
飢寒在右
一切都在無望中失落
串連絕望的失落
此時此刻此地
成你和我共同唯一的擁有

鏡頭前看你，看我自己
我堅決不讓淚水
把早已分不出的你我淹沒
我的愛將帶你回來
你的憂傷讓我們來扛
只有你堅強的存在
才能使我活得更精彩

■劍熔

短 信

廢墟裏，母親
用無奈的跪姿
挺成一道鋼鐵支架
一片希望的小屋
保護你
幼小的生命

痛苦和黑暗中
母親含淚
用無力的手艱難寫下
“孩子，如果你能活下去
記住，媽媽愛你！”
也許，當在手機上寫下
最後一個字
她生命之燈已經熄滅

而這條未發出的短信
多麼像
十五隻白鴿
在天空和大地自由飛翔
歷史記住了。這條
永遠的短信
傳遍世界而未發出的短信

■李國七

我知道的，和我 不知道的

關於汶川地震……
我不知道你知道多少
但我知道你會深深震撼、驚悚
我不知道幾座城市和村鎮被摧毀
但我知道很多人因此喪失家園
我不知道地震之前房子的面貌

但我知道老人們缺乏自己重建的能力
我不知道多少棟學堂崩塌了
但我知道當時很多學生在裏面
我不知道為何此處有個書包
但我知道它屬於某位學生
我不知道那些母親最後會見著僥倖
生存的孩子嗎？
但我知道每一個孩子都是家庭的寶貝
我不知道當這個孩子被找著時是否
已經停止呼吸
但我知道他的父母已經哭了很久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埋在廢墟底下
但我知道很多將被剝削生存的權利
我不知道廢墟之下這隻手屬於誰
但我知道伸出來的手渴望和祈求繼續
生存的渴望
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但我知道現在是悲慟和默哀的時間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緊緊擁抱
但我知道當所有的希望指向絕望
只有相互擁抱給他們一絲安慰
我不知道那些男人和女人在尋覓什麼
但我知道就是再卑微的可能性他們
依然不肯放棄
我不知道他們哭泣的理由
但我知道那些淚水出自心的深處
我不知道那些兒童們最後將平安成長嗎
但我知道他們的心已經有了缺口
我不知道那些人在砂石廢墟裏呆了多久
但我知道他們是少數僥倖的幸運者
我不知道那些醫護人員的手勢
但我知道那些手勢表達堅持不懈的執著
我不知道司機們已經逃出了嗎？
但我知道開往該處的通道已經封鎖封閉了
我不知道他們將奔往哪兒去
但我知道他們必須捨棄的是他們的老家
我不知道他們可以安穩安眠嗎？
但我知道他們已經沒有其他選擇了
我不知道多少人滯留在哪兒
但我知道食物和水源將是最大的挑戰
我不知道這些人如何逃離災難的地區
但我知道他們的現在和未來都不再容易

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哪兒
但我知道除了自己他們已經沒有別人了
我不知道這裏是哪兒
但我知道這裏不是他們溫暖的家
我不知道從廢墟拉拔出來的孩子們會記得這場磨難嗎
但我知道一些家長已經不能向他們闡述
我不知道他們腦海裏流蕩的是什麼
但我知道他們堅持最後的希望

寄汶川 5-12 的朋友們……

■仲彥

到哪裡去找淚水的源頭

5月12日，宇宙和蒼生，在中國的這片土地上
鑿下了深深的烙印。什麼都發生了。蒼天
你說，這麼大的地震
這麼強烈地愛
我們要到哪裡
才能找到淚水的源頭

地球，痛的誕生地。苦難的誕生地。
愛心的誕生地
我們，和我們偉大的親人
站在大地，為了祝福我們的祖國，熱淚滾滾

■唐仁平

生死不離

—

在無情的漆黑裏
星辰沉落——
夜的傷感，夜的祈禱，夜的墨色染透的哭泣……
大地的震顛：悲傷，罩住了弱小的眼神、花朵的呼吸
一把鐵鍬掘開廢墟，向大地的心臟，輸送管道

二

誰，顛巍巍地

捧出一生的糧食、勇氣、和母親的愛，搖動醒來的
風雨，把悲傷埋葬……誰，將大地上的良心敲醒？
圍繞折斷的黑色鉛筆，誰，打開閘門
熱血從千萬個方向湧向那裏——
那裏：被烏雲撞傷的大地的胸口。千萬隻手
握住敏感的神經……

三

屏住呼吸：鋼筋水泥
被瓦解。屏住呼吸！輓歌：一場災難的開始和結束
多少狂風，多少暴雨。肩膀的T型台，扛出
溫熱的夢想，紅蘋果的容顏……而廢墟，瓦礫，夢魘
被淚水，吃力地打掃

四

啊！在大自然殘缺的墳墓前哭泣的母親
啊，在汽笛聲中低垂頭顱默哀的兄長
啊，在深褐色的田塍上俯著麥秸朵張望天空的孩子
啊，今夜，繁星滿天。一些國家版圖上的小鎮

（映秀、北川、青川、綿竹、都江堰……）

就是一份溫暖，一千次活下去的理由

（哪怕一秒鐘的燭光，一秒鐘的夢囈，和
一秒鐘的回眸一笑啊）。從東方、西方吹來的風
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在每一個人心裏
點燃火把……

五

生死不離！——隔著
一紙問候。在奔跑的脚步聲裏，陽光
洗淨悲戚。我們共有的家園，我們一起走過
生，死，不，離……

●默哀三分鐘

■秀陶

花、高樓、 女子、回家

他們把鏡頭對準花蕾，每半個鐘頭拍一格。放映時我們看到那花苞於幾秒鐘之間，在我們面前綻放開來，色彩鮮艷，漂亮極了

他們把鏡頭對準一處工地，每個星期拍攝一格。放映時我們看到一棟雄偉的幾十層的大樓拔地而起，真是少見

我曾對準如花的她不時地攝下一格，千百個定格之後，無需放映，她已在我面前成長、萎頹而蒼老，時間壓縮，生命短化，傷心透了

我現在把視矚對準一個國家，一格一格地拍攝，每一格都是一場血淋淋的戰爭，每一格都有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遭殃。不待放映連續拍攝也需極強的耐力

April 08 L.A.

■黃奇峰

香江聖類斯足球場憶舊

我們的足球癮像比鄰煤氣廠的輕煙
在我們心中的煙囪日夜冒升
時濃時淡
一片三尖八角的水泥地
拉拔我們成長的陽場
東邊是一片陡峻的峭壁
西邊是參天綠樹隱蔽著煤氣鼓的大斜坡
南邊山巒頂著神聖莊嚴的聖安東尼教堂
北方飛進我們一班早起吱喳的鳥兒
趁曙光到此谷中上演晨操
釋放青春超旺勝的能量
一天三次的臭汗淋漓
淘煉了我們的足球技巧
為爭取勝仗而賣力拚命
鋪路未來人生森林的奮鬥
日後誰都沒有踢成姚卓然或何祥友
但溫馨的友情和甜蜜的回憶永誌球場
腦海一翻到昔日的這些微波幼浪
一朵微笑的花朵便開在唇邊

母校大門

2006年九月杪我心血來潮，回睽遠近40年中小學時的母校聖類斯一行，意欲在我回港省親時會見諸神父師友。守門工以開學未久，學生尚在集會，拒絕我入內。我祇好在校門外失意地徘徊，拍下學校大門相片兩幀，以作離校四十年千里迢迢從美國回港探訪母校未果的珍貴紀念。

依然是一排教育大樓
祇是古舊了些
老眼昏花認不出從皇后大道西轉上來
一大塊蹲在東北角的嶙峋巨石
居然刻著“聖類斯中學”
醜老得嚇人和陌生

■林小東

色·戒

色

嫦娥探入地球的
餌
守候清規戒律
上鈞

戒

無形的籠
罩住一隻
嫉恨藍天白雲的
飛鳥

2008年寄自越南

圍牆內的教堂和樓上的圖書館
在我的美麗記憶庫中依然健存
教室下的乒乓球場和籃球場
正在我心中砰砰地拍打著
再遠一點的餐廳和足球場
傳送來襲人的米飯香
士敏土場中彷彿傳真出
我年輕敏捷的身手
幾千里隔閡的貫通
四十年距離的融縮
都卡在這度門和守門工的兩句話中
我從對面石級巷中的抑鬱無言
綠蔭樹下的悲傷失意
悻悻拍下了兩幀我年輕每天進出
從鄉村來港插班就讀
小四到讀大學預科班中七
十年樹我成古木
回去讓美國的孩子笑話
守門工饜我以閉門羹的
母校大門

■ 遠方

老屋

——今年三月，我回鄉探親

1、

祖輩的絮叨冷峻
父母的絮叨親切
每次回來
我都認真聆聽
無奈自己
慧根實在淺薄
雖有心面壁
思想卻經常開小差

2、

為什麼忐忑
有什麼疑惑
哪個細節要落實
有新的發現待求證
儘管問
他迎送的風雨
那棵世紀老榕樹清楚
你每次回來
不就是為了這些
為了敬意
也為了完善
生命的全過程

3、

也許還在抱怨
一進廚房
就聽見一陣猛烈的咳嗽
我知道
那是因為當年
我常拿未乾透的樹皮生火
灶君為濃煙熏嗆
我輕撫黝黑油亮的紅磚
帶著久遠的失落和歉意
就像當年

■ 冬夢

我看見公園內 有一尾蝴蝶飛去

風剛吹過
東一片西一片
雨剛下過
南一點北一點
體膚的寒意
依然料峭

鳥聲與長椅
花與草
寂寞的
心事與春泥

花低頭草垂首
我看見公園內有一尾蝴蝶飛去
暮色似乎越來越重
我吃力
提著
一籃夕陽
悵然回家

2008年寄自香港

為她擦拭
滿面的淚痕

4、

小時算術不好
如今更加記性不好
簷角的蛛網
讀不懂

是不是原始的蔔象
並不重要
簡單的卦形
就夠我端詳半天

08年4月

■ 桑克

螟蛉

是你手把手地將我
培養為你的敵人。
學習殘忍的鬥爭？
不，做你的大夢吧！

我反對你的算計！
看，未來在我手中，
而你手握一團空氣，
害怕得顫慄不已。

審判你，但不
褫奪你的自由。
是的自由，這也是你該爭取的。
沒有誰願意停留在寧靜的昨日。

2005.8.14.23:02

急雨

剛上電車，忽然一陣急雨。
街道變作河流，花園變作池塘。
而汽車扮作汽船，把圓腳伸入
水中，攪起混亂的白浪。
我在車上目睹一切，慶倖自己的運氣。
的確好運。車停了，雨也停了。
我興奮地下車。噢呀！站在水中央！
行人舉鞋襪，光腳水中走。
而雨水，冰冷地在足島之間遊蕩。
悶熱早就沒了。猛然之間，
涼風一起，吹開靈魂的屏障。

2005.7.6.18:08

■伊沙

無題 (7)

他在年輕時
作為勞動模範
受到過前領袖的接見
被那雙溫暖有力的大手握過一把
(獨裁者的手都是溫暖有力的麼?)
從此這塊溫暖便像癩一樣頑固地長
在手上了
他的手
老發燒

無題 (8)

城市吐出廣場
廣場吐出人群
人群吐出春天
春天吐出鮮花

在花叢後面
閃過一張奴隸的臉
一閃即逝
是鄰省山西的黑磚窯
吐出來的

他正在向同盛祥泡饅館
我預定的一張餐桌走來
餐桌邊坐著我
還有兩位來自京城的好人
要把一筆募捐而來的善款
交給這位 21 世紀的中國
剛被解救出來的奴隸

無題 (9)

黑磚窯吐出來的奴隸
白癡般坐在我身邊

■魯鳴

最後的見面

我很感動並為你們祝福
夜色是一塊黑布
在我告別你們的時候
星火只照耀回家的路

我的乳名已退色了
我錯過了許多年
你們說，我不用懼怕
因為上帝是命運的指向

這是最後的見面
我是信仰者而不是教徒
夏天的雷雨，讓我看到了泥濘景色
我愛你們，但我必須離去

頭頂沒有湛藍的天空
你們告訴我有關烏雲的碎片
飄零的故事是一條滔滔河流
你們所有的往日都比我更遙遠
我愛你們，用我整個的一生
但我不得不和你們說再見

2001/6/27/紐約

他講述窯裏的慘事——

“進去就打
照著頭打
把人朝傻裏打
先打傻了再說……”

大張著嘴
我們聽著
就像在聽自己的經歷

2008 年寄自西安

■施漢威

無眠之夜

左轉不是
右側也不是
背上似乎生了瘡

滴滴滴滴的鐘聲
特別惹人懊惱
昂起頭 壁虎
得得得得
幸災樂禍

踹開被單
一如踹開黑夜
燈下
我以詩
控訴睡眠的虐待

青春

美味可口
清甜的一杯鮮果汁
徐徐嚥入喉頭
香醇過後
再出來
已是
令人掩鼻的

.....

2008 年寄自越南

■謝勳

此心歸處是吾鄉

——駐留上海的最後一個猶太人

暫白是你的皮膚，
深藍是你的眼，
而你篤定的心
卻是道地的炎黃。
鮮紅溫熱的血
終歸流入那長江尾
萬花筒的沃土裡。

縱使
親情飄向遠方，
鄰舍他移，
你依然
把剩餘的夢
牢牢釘在這新的皈依裡。

神秘的“那一吻”

原子彈終於
寫下和平的血書。

遲來的那一個日子，
時代廣場上，
即興的狂歡在蘊釀。
沸騰的水手
就近擁抱
陌生的白衣天使，
誇張著探戈的慢舞，
讓四片膠漆的青春花瓣
感動飛揚的鐘聲。

蹦跳的快門
捕獲一幅
世代留傳的經典：
“那一吻”。

匆忙中，
忘了請問那一吻
來自何方的

■愛松

人民幣

老人家戰戰兢兢
伸出雙手
髒污而枯瘦
我掏出準備坐車的
一元人民幣
認認真真遞過去
人民幣被捏了捏
在人民手心
一直戰戰兢兢

2008年寄自昆明

英雄佳人。

如今，天使早已等候
重聚，而那披風帶霜的水手
終於走過歲月，走過
層疊的測謊、
五官的動畫剖析，
揭開了一甲子的謎。

幾十回秋來春去
竟然發酵了
那一朵神秘
狂歡的和平之吻……
愈久愈醇。

後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消息傳出，紐約時代廣場上人們歡欣若狂。一個水手就近擁吻一個陌生的護士。當時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 Alfred Eisenstaedt 拍下這一幅具象徵性的歷史鏡頭，卻忘了問他們的姓名。而這張照片竟然成為生活雜誌有史以來流傳最廣的照片。事後總共有 11 位男士及 3 位女士自稱是照片裡的本尊。數年前那位護士 Edith Shain 被證實為照片中的女主角；而 George Mendonsa 最近經過幾番測謊和五官的動畫剖析後，也被證實是男主角。六十二年來的謎底終於揭開了。

■柏銘久

大雨喃喃

下雨了下雨了
野花齊齊刷刷撐開一片小花傘
大山側過這面身子又亮出另一面臂膀
如果這時你脫光了衣褲
與神女峰一起裸浴
也沒有人說什麼

“下雨了！下雨了！”
誰推開塵土滿積關閉許久的窗子 看
無數從峰巒間斜射的光點
擦亮一輩子擦了又擦的
陰暗

“下雨了下雨了”
我的目光與雨點一起跑過江面
翻過翠屏抵達湖北 看更遠的
綠和更綠
而此時一個人像落湯雞
軍用舊挎包滴著裝不下的雨
站在路邊
他招了招手
上車
與車一同沒進大雨裏……

遲到的哭聲

山下死了人
一塊石頭滾落
哭聲 三天後
我與傳話的村長無話可說
十指連心哪
因為遲到
滿溢 那時夕陽的眼睛都紅了
洶湧的雲 一時
遮住了滾滾的長江

2008年寄自重慶

■周夢蝶

C 教授

已經夠矮了。只恨不能
再矮再矮再矮一些
矮到項下腹下膝下乃至矮到
矮到無下無下下

大地呼痛。何來
一記重於一記的斧聲！

■蝴蝶

歸 還

你離去前
請記得歸還拴緊淚腺的螺絲

好讓我的眼
停止
日日夜夜
毫無止境的泛濫

成災

■商禽

更深的海洋

香茅的波浪
拂湧腰身
夜是更深的海洋

星星明滅
是我們的思想
浮升在天際的泡沫

■小蝶

還 在

相思林還在
坐過的石墩還在
崗上的小路還在
不眠的燈火還在

月
還記載你說過的
話

——淚
還在

■丁文智

窗

其實夜是什麼都不會擋的
只會渲染
擴大

所以
晚課時
最好關窗

以免
洩漏了
春來的消息

■墨君

有 淚

山帶雲
水憐月
——時光出走

蟬
空留殼
在野薑花上

有淚
在思念領養

■陳育虹

印 象

——夢蝶先生臥病初癒

他已經瘦成
線香
煙
雨絲
柳條
蘆葦桿
瘦成冬日

一隻甲蟲堅持的
觸角

■洛夫

看雲

船在河上行走
桅檣上
雲在曬著衣裳

我在船頭看雲
請問為何一動不動
雲冷冷答曰：
你不是也沒有動嗎？

蠢
我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林德俊

蒐證

別傻了
時間從不留下指紋
那麼
記憶又算什麼

千萬
別回頭去找
那只會徒然製造
詩的不在場證明

■向明

輪迴

昏眩的另一面
是一道光滑的斜坡
一滑溜就到了

另一張嬰兒床

尿袋留在前身
維生氣管無關的空在抽動
然後，等待淨身改夾尿布時
有人急著為哭聲命名

■葉珊

馬纓花

你不知道嗎？落魄的漢子
乾枯的荷花池裡埋著一個秘密
春來時、蝴蝶淚花似的繞著
苔蘚從鞦韆浸過去
然後便是清明節了
蝴蝶雨水似的散了

■夏虹

建議

你欣賞片段就好了，
譬如一首詩：

你記得一瞬就好了
譬如某次、有人為你插一捧牡丹；
在機場迎接、用薰衣草

你記得那枯拙的聲音就好了，
河的歌、來自古遠。

你記得一次大雨，
你記得一次午茶，
你約略品嚐就好了，
彷彿看一行、或跳過
一行詩。

●小詩看台灣

美華小詩選

◎陳銘華 輯

■紀弦

玩芭比的小女孩

玩芭比的
小女孩：別那麼快
變成

芭比，好不好？……

■秀陶

她的胴體

拿記憶餵養我的手

■王渝

杜鵑花

嘻嘻哈哈
你們簇擁著來
踢翻自己的裙子還不夠
又踢翻了別人的

■遠方

單行道

分手後
沒了迎面的飛吻媚眼
也不再相思

■非馬

摘星的姿勢

明明知道不可能
他還是將手
高高興興地伸向
天上的星星

這是唯一的姿勢
他無須
踮起腳尖

■張莖

Digital 心情

一直到用新買的相機
拍下人車漸漸散去的街景
整個褪色的記憶
又浮現在那幀泛黃的
黑白照片中

■陳本銘

潑墨十行

棕櫚被置於最前線
所以綠是沁涼的
遠景是慵懶的山
忘記收拾自己的投影
同時 把積木的建築
紅一格藍一格隨意擺成
盆景 而我居然那個
意筆草草勾就
過路人想要匆匆走出
茫茫潑墨

■黃伯飛

湖山秋色

據案對坐
遠山推過來
一湖清水
不老的山啊
他已醉了幾分

浮雲亦染上微曛
斜斜依偎在緋紅的長林

■周策縱

詩人之死

像雪地上躺著枯枝
以僵硬的倔強
昂頭挺起平生
月落也白
風來也白

■仲秋

荒謬組曲#22

墓碑上這樣紀錄：

.....
此人
生於 2005 年 8 月 2 日
歿於 2005 年 8 月 2 日

.....
醫療小組於 2005 年 5 月 18 日
宣告不治

■張錯

流星雨

多麼微妙的反諷啊！
人們把青春消磨在分離裡
然後向飛的流星雨
許下無數短暫生命重聚的願望

■秋原

戀愛季節

春天 她給我很多很多
花和雨露濕潤的吻
也拿走了我乾渴的舌頭

夏天 她教我撫摸
她發熱的乳房
拿走了我暈眩的手

秋天 她讓我進入
她月光似的身體
拿走了我感動的陽具

冬天 她雪花般消失了
把自己一撮陰毛留下
在沒有皮膚的夢裡我用它取暖

■達文

晚 秋

這麼多塊天空碎片在山巔外
拼合出一個季節
星星遠去

■嚴力

妻 子

笨拙的鞋裡
有縫補得相當精細的襪子
每當小說裡面的路上
閃現出一位村姑時
我總感到自己
正扛著鋤頭下地幹活去

■塞遙

老城街燈

連最挺直的
脊椎
也都學會了
睜
一隻眼
閉
一隻眼

■陳銘華

流星雨

我的火箭要回航了
你的輕羅小扇撲得
幾隻流螢？

■李國七

一個中國男人的堅持

他藏起來的手握過一個女孩
收藏過一顆滾熱的心
一個他深愛過的情人
結局不必討論太多
時間與空間
土女愛老外
不必花更多的時間去談論
說過愛的人
最後都愛上不該愛的人
並且不求原諒諒解就走了

坐在外灘的椅子到天明
罵過貪慕虛榮怨過命運
厭惡的低微薪水
難忍的上司
還得回到生活
何況家鄉有人等待匯錢回去

是社會教會他的戀人成為壞女人
是社會逼得他不得不低頭
他說生活就是這樣

情人節他投資過的玫瑰
可以是他的未來
可以是他滿足性慾的方式
這個夜晚，可以是
一個全新的女人
日新月異的嘴唇或其他器官
甚而可以是全新的世界

他堅持的就是這個世界
因為一片黑茫
可以隱藏起來
他瞳孔集中所有挫敗感的淚水
讓他繼續生活下去
以他所知道的方式
以他的能力與無奈

■王帆

在儀錶室值班

在儀錶室值班的感覺
如同在農田上耕作。一方方
液晶顯示幕權當一片片
田畦、坡地
這裏聽不到百鳥啁啾，聞不到
艾草的芳馨和種子的純厚
原油在液晶屏上裂解，置換，出塔
給了我同樣的春播秋收的
快感和厚實
我想像著滑鼠在桌上的滑動
和鋤頭在泥土裏的滑動
想像著鐮刀的收割和回車鍵
的自信
想像著鄉間小道的運糧車隊
和賓士在鐵路上的油罐長龍
想著想著把自己想成了種糧
大戶

站在裝油臺上

站在裝油臺上相當於站在
收割機上，看見成品油呼呼的
往油罐車裏灌油就像農民
看見了自己一年的收成。高興
成了我第一個理由。因為
至少我看到了一份屬於我的
口糧
我的指尖在手輪上感覺到我的
體溫。走進我體溫的深度，走進
我的忠實和憨厚
走進屬於我的和不屬於我的
虛無和真實
我的視線站在裝油臺上，站在
一排輸油嘴的前端
站在一排酷似大問號的
輸油嘴之上
把一大串問題和問候一齊捎上

2008年寄自撫順

●美華小詩選

■ 塞遙

盆栽 之四

用鐵絲綁住
精心培植
一個聽話的春天

盆栽 之五

門外稍有動靜，啊風雨——
你躲進我掌中，作驚恐狀。

盆栽 之六

容易感冒，咳嗽，頭暈。
愛耍小脾氣，小心眼。
撒嬌，跺腳，賭氣，嘟嘴。

植物園

植物園的鐵門是鐵做的——
一棵不鏽鋼的大樹。
園內所有的真樹上都最少插著一根
鐵釘。上面掛著的木牌介紹說
這是木麻黃那是白楊樹什麼的。
青石路的兩邊，還有圍牆角落
以及石雕、噴泉水池的四周邊上
正錯落地培植著一些奇花異草的
牌子，上面除了用紅筆寫著
各品種的名稱
還精心搭配著一張張茂盛的照片，
供人欣賞。
正對著大門的水泥空地上
每天早晨都生機勃勃地栽滿了
舞刀弄槍的、打太極的人們
再往後是一條柏油大道，那兩排
紅紅綠綠地
隨風飄舞著的，是扭秧歌或耍扇子的
2008年4月紐約

■ 李斐

失落了曼荼羅的 地址

“……三十年來，無家種竹，猶借
竹為名……” —— 蔣捷：少年遊

迷途在四方型的圍牆
繞著圈子拖著行李箱
上一個機場下一條跑道
東西南北門戶打開旋關上
請告訴我哪裡是詢問處
導引我正確道路回向
雪域壇城高原淨土尋覓心靈歸依
可是群山皚皚封閉黑雲霧瘴
火藥嗆味奪取長燃酥油的馨香
替代哈達鐵鏈套在頸上
暴力與死亡僧侶面前搖幌
不再懼怕那些傻瓜
他們表示領悟了中陰度亡
裝甲車輾過雪嶺機槍射向藍天
憤怒的年青藏民四處高喊口號
達賴喇嘛的悲苦唯神知道
呼籲著克制容忍和平共處
眼前急症辜負了古老良方
心靈的導師也束手雙方的顛狂
佛法的原意就是理性底智慧看
萬物從開始結合到消失的原因
無神論意識形態帶進了聖域
猶如不脫鞋子闖進和族庭院
是自己無知也對主人不尊重
一圈又一圈我仍舊回到
原地拖著行李箱
智慧不足找不到壇城方向
相遇的是歌壇文壇網壇和天地壇
嶄新體育經濟政治的祭壇
登壇法師精彩作法
益增我迷惘欲語無言的自唱自彈

2008年3月20日春天第一天紐約
稿。同日農曆立春，禱告高原亂象平
息，國運世運祥和。噢嘛呢吧咪吽！

■ 彭國全

青煙

一縷青煙
裊裊，裊裊升起
在火焰的頭頂

腳燙得蹣跚
哪是舞步

錐上 站不穩人生
豈是登天的踏腳石

腳下
是一堆火？是一灘血？

晚景

老婆婆
老得掉了牙齒
是沒有驢子推的磨盤
有氣無力，勉強磨完了昨天

唇焦口乾
舀不到水磨明天

流星

夜幕隔絕太陽
舉眼黑沉沉
一顆隕石
傾力擲穿一千孔
攫取一線光明

白月飛起一隻鷹
是昨夜擲去的
那顆隕石麼

2008年寄自紐約

■陳銘華

四月記事

艾略特說：“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真的！一日開始愚人；二日醞釀動土；三日嫁娶入宅；四日便是……便是清明了

五日沐浴；六日伐木；七日剃頭；八日祈福……都為了九日的前列腺檢查麼？十至十四等待；十五十六心頭。地球日。我們去上班，消耗更多資源。十七無事；十八開市，古狗狂飆，雅虎平平，搜狐迂迴上落……我從監測系統裡看到坐在家門前的小狗搖著尾巴，但耳際卻響起 CNN 幾天前的吠聲，一整天與畜牲有關

十九有人集會抗議；二十穀雨，而米價大漲；廿一廿二家庭會議決定，煮飯改用產自印度的低膽固醇米；廿三公司會議，引進新技術的方案無疾而終；廿四祭祀；廿五作灶；廿六飲宴，遇舊同學惠借少年十五二十時的照片三張，當日的台灣駐越大使館，如今安在？宴罷看到遠處山火，燒得比戰火燦爛，灰飛滿車頂

廿七廿八廿九人心惶惶，剃頭出行皆不宜，狩獵結網是勝利者的事；三十解放，斯時有詩為證：“解放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能舉家逃……”。三十而後，四月已矣

2008年四月卅日

■包苞

籠子裏的春天

午睡的豹子，或者灰燼

日子逐漸堆積為皮下脂肪
目光就散漫而無神

騰躍的速度和距離
從被關進來的剎那間
就開始收縮
每次沉悶著地，都讓你體驗燃盡的感覺
那麼，就索性睡成一隻乖乖貓吧

一日三餐早已備好又能怎樣？
當那堆威猛而華貴的皮毛
鬆弛而慵懶成一堆迷離的夢境
山林緊縮的心，就開始抽搐

一頭大象，有高過自己的痛苦

寸土寸金的五泉山
一頭大象有寬敞的住宅

它完全可以悠閒地踱步、休憩
等候不用操心的一日三餐
可它還要把肥碩的腦袋伸過鐵柵欄

聚攏的遊人無不驚奇它的高大
連寵物狗也在朝它吠叫
它聽得懂人們的嘲弄
可它無法抬腿跨過來
它堅硬的牙，也早已殘損於無望的抗掙
它憤怒的眼神，也日益迷離於
張揚的比劃

那麼，就索性垂下巨大的陽具
對激情的遊人們尿一泡
並用粗壯的鼻子，不停拍打骯髒的肚子

■林德功

無言

悼念四川地震中去世的小朋友

他們為她穿上新衣裳，穿上
好看的鞋。她的書包
安安靜靜擠在許多書包中
色彩繽紛如一張漂亮的聖誕卡
如夢想，夢想從來都是帶顏色的

他們也為他穿上整齊的衣服
為他梳洗，讓烏黑的頭髮不沾
一點沙泥
讓小小的手洗淨了好拿起書本閱讀
小小的手此刻垂下了永遠不動了
他們緊緊握著，像握著
嚮往的明天，曾經的嚮往

我彷彿聽見，從遠方傳來
稚氣的朗朗的讀書聲
我一直相信
一切的美好從文字開始
從學習而知書識禮
美麗的文字，美麗的朗朗的讀書聲
今天，在一望無際的廢墟旁排列著
美麗的小學童心愛的書包
靜靜地排列著，等待著認領

寫於三藩市 5/25/2008

應對潮水般的驚叫

一頭大象，在動物園
必將死於自己的高大

2008年寄自甘肅

■林忠成

奶糖廠

如果能把發育帶來的痛做成棉花糖
用這些棉花糖砌教室、宿舍
那麼，你說，校園是不是柔軟得
會令所有男教師心神不定呢
這樣，整個校園就成了一個奶糖廠
甚至成為一個童話王國

他們的未來、愛情全被粘在
那些曖昧的地板上
像胡蠅般拼命掙扎

拔不出腳
他們親眼目睹女生們撐破自己的過程
撐破果殼 露出裏面的籽
後來離開校園
被別人摘走
把肥沃的土壤也一塊帶走

每年都要從頭開始澆肥
貧瘠的土壤無法為發育帶來充足的養料

當大把大把的奶糖撒向社會
誰能體會男教師們心中的失落與酸澀呢
他們仍然要悲壯地繼續揉搓、捶打
為奶糖們的發酵忙碌著

校園之痛

下課鈴一響，整個校園就浮了起來

老師們在空中劃來劃去
被一陣又一陣的浪濤沖遠
男生們是莽撞的金槍魚，橫衝直撞
碰翻了父母的期望

校長的腦阻梗發作了

■阿北

醉酒

那淡黃色的液體
要將我淹沒

風，拖著黑髮
留一張
詭異的臉

那淡黃色的液體
使我清醒

而那真正讓我醉倒的東西
不是這任何一種
有色或無色的液體

夜雨

熄燈時，愛人
不小心
把月光灑了一地
雲傷心了
躲在黑夜裏
哭泣

2008年寄自深圳

成千上百的學生卡在門裏
出不來，進不去

反正一下課，嗓子就對全校進行大清洗
搞大屠殺，“寧可錯殺一千，也不
放過一人。”

結果，校園的胃痛總是準時出現
地方財政這時手忙腳亂地往下塞藥
雖然太遲，總比痛死人強

2008年寄自福建

■資中華

溫度計

題記：決定溫度計刻度的，
是裏面的液體，還有周圍的環
境和氣候……

我簡直就像是你的溫度計
我的情感，全是你的反映

比如你對我的態度
會決定我的溫度
你冷，我也冷
你熱，我也熱
而你與我的遠近
也會波動我的情緒
把我放在你的手裏
和放在你的口裏心裏
你會得到不同的回應
在你的春夏秋冬
在你的人生四季
我都會應和著你的心跳
一樣地冷冷熱熱
一樣地苦苦樂樂

但這也只會是我
我的血液裏流著的
是對你深沉的愛戀

不敢去想，還能有誰
可以對你如此體貼
如果這溫度計不是我
你的人生，會是怎樣地涼熱

2008年寄自廣東

■魯行

雜花生樹

一場雪

大“白”於天下的 有時
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假相

夜 雪

“時聞竹折聲”
才知“鵝毛”重

露 珠

敢對人坦露心懷 緣於
自信靈魂潔淨

誇 富

後宮太監與朕
人均佔有老婆準老婆
全球第一

暖氣管道工

城裏人房間比俺被窩裏還熱

俺用這副“熱腸”溫暖著一座城市
可咋就暖不熱一些人的臉色與眼神呢

水 荒

當政績資料也成為用“水”大戶……

清宮戲熱播效應

孩子還不會喊“媽”
先就學會了叫“喳”

形象工程

當官的特愛面子

可以一輩子不洗澡
但不能一天不洗臉

注水肉

有人拿水賣肉價錢
有人掏肉價錢買水

陷 阱

渴望得到的東西常與危險同在

跑步機

讓人誤以為自己天天都在前進

沉默的疾藜

腳板被“咬”的那個人惡狠狠
罵了句髒話

被踩傷的蒺藜狗就不疼嗎
只是它忍著沒有叫出聲來

銀河小星

地球上一條條“黑龍江”
早先也是這樣
水清見底 銀沙粒粒可數

繁 星

眾目睽睽之下
夜幕能掩蓋住罪惡嗎

彗 星

這把大“掃帚”給人提了個醒
上帝住的地方也未必乾淨

流 星

天國果真幸福美好
居民幹嗎匆匆出逃呢

2008年春末寄自河南

■蔡可風

聽，詩心在 正在經歷
往生的迴輪 母體的陣痛

老兵不死 凋零而已
他們都有 靈犀一點 彼此相通
詩人不死 忍隱而已
他們言有盡 意無窮 盡在不言中

動，喚起那俯仰在戰壕裏的人傑鬼雄
焦急地傾聽 等待 衝鋒的號角
滋潤靈與肉的振作 化解胸中的丘壑
踏 韻律的步伐 去創 世紀的奇功

一滴春雨 能把整片大地的堅冰敲響
一個網字 就從生活中打撈出

無限的遐想
音響裏 遐思中 詩心就由
瞬間變換成永恆的 存在

和新織成的夢
從忍隱走出 重入七情六慾的迷濛
讓 夢中的蝴蝶 與蝶夢裏的
莊周 相逢

鮮 橙

滿滿一籃的鮮橙 在
柔合著 紅與黃的 味色香
有道是 加州陽光的精華
你捎來 附帶上滿腹的徬徨

你我 曾經用青春去耕耘 紅
曾經荷擔起共同的 夢
那顆高掛著的紅太陽 竟與
那金黃色的大龍袍 和光 塵同
迷惑了一代的我我去幫著張開
二十世紀的 時代黑洞

剝開了 金玉般的外表皮
細嚼過 內裡果肉的瓣瓣重重
有不成熟時的苦澀
既成熟後的甘酸
總歸是 時與空 水與光的共溶
點點滴滴在心頭 了不知 西東

聽， 詩心在

■陳亞平

後非非詩人圖像集

邱正倫內心的冷兵器時代

這是你推想暴政第二十四夜的尖鋒時刻
原野在火焰核心，無端的血的河
毀過一個頌詩中最空曠的章節
而繼續仇恨，甚至亡骨的過去
你比一個刀刃場面回現的悲劇，更該痛
一年又一年，內心那漫長的傷口
眼眺勁風吹過歌樂山
峽谷急速乾涸，只有與鐵戟的暴雨一起
哪一次涉江思索的史事
值得你去遺忘

看亂石驚起，鐵製王朝在海岸傾沒
如你詩中續寫的凶奴鐵甲
一千次殺戮，重複一千次兵暴
一千次痛魂的碎裂
當你巡行後庭的回眸，霧罩住林道
懂得在書中去重讀鐵騎軍，或古羅馬
一個又一個你曾驚悸過的體制深淵
風雪四處飄夏，蜀水懸空漫起
你已知道此刻
最血腥的手，不用兵器殺人

雨田幻想的死亡風暴

你該撕碎衣衫，為迎頭的一場詩戰啜飲
詩人的江山和兄弟，心和血契合成一體
十五個不眠的子時，你仰臉放開胸襟
對人激論，讓自己成為奮鬥士經歷的
一面鏡子
對峙的長矛在風中變成鐵盾
你一生攸關的榮譽，只能以銅俠的形式
像與廖亦武圍桌拍掌，吹簫擊碗的
綿陽之夜
由血支配的衝動，有戰鼓的節奏
割掉的鬍子落到水裏

到此，詩人已經被你火辣的心脾
徹底瘋死

憑你性格決定的命運，就在雨季
頭腦每一瞬發熱，產生嶽和江河
肉眼的穿透力在黑暗中突進
身心雙方的崩潰，只為你深湛的遠處
以及《死亡風暴》裏的燥動心情
今天你敢對天斷言：惡，已作為
禍害和凶孽
火星點燃的火炬
如同皮膚上的雪，直線上升
聽任手折斷樹木，你持久思念著佩斯
身軀所投射的影子，在你眼前動盪不息
堅卓的信仰曾引導你浪遊《大地》
讓眼前的 石含火，加上詩的魂靈

龔蓋雄在黑鐵時代的怒歌

二十年前像今天，你詩中呼嘯的
血流在疾進
嘴語的閃電在凸面的臉眉橫穿
兩次在腦際的大動盪，筆下的大逆轉
你最深的親歷和想像，這地獄的閻牆
靈魂被囚殺多次的鐵血場景，如
你在死咒
在對二丫捏拳高吼
一隻飛蛾每夜湧向火焰，穿透黑暗
這是少年郭沫若的火種，在你
血氣中橫貫
像你二首詩的野性，已在一張紙上雄起
二十年前你文中那壯闊的造天運動
曾帶來暴力的雷鳴，岷江如詩掀起狂瀾
歷史，讓一種質疑回到常識
你在狂人風格的詩急行軍中，看到
對撞的鐵與火
知道詩人該怎樣為懸劍站著死，像
以反骨去猛衝
獸嘴裏顯形的巨陰吐納地獄的舌頭
將你血泊中奔跑的詩意，禁止在晦暗中

■藍亭

舞者

舞者的書寫，是樹枝
橫過街道的風

流暢的一串串文筆，墨綠的纏繞
你溫和的眼神帶著殺氣
我們全部強硬如屍、塑膠、雕塑

懸在當代藝術觀裡的氣球
拼湊出的坦克，懸浮或刺破
行人們趕去刑場，衣冠楚楚
不見舞者，穿透地鐵的撇捺，
剛勁有力

我們是你的軍隊麼
為何憂傷將我們煉淨、剝落、穿透
起身決定離開自己

飛快旋轉，將死者和罪一並
摔出體外
黑暗浸泡的瞳孔，黑色手指
觸摸我的痛處
磯法，配得上你的憐憫
我們又將如何

強姦他們的革命者，已鑄成了
塑像的英雄
要來了的，從枝上開花，墜落
如舞姿絕姿的女人

忘了殤痛

2008 Atlanta, GA

耳語問你曾對詩人回眸
在你戰勝暴敵的大聲奔哮中，何懼
遍體面向噬血的風魔

2007年4月8日寫於成都

■夏野

歲末盤點錄

你的臉今晚被土地照亮，
但我看見你的眼睛正在腐爛。
我看見你與風搏鬥，
寒冷在你的唇上滴血。

——摘自伊·博納福瓦（法）
〈戲劇〉

1

飛天飛天
大紅 大綠 飛旋
大紫 大藍 飛旋
嫦娥甩雙袖飄飄然飛旋
飛旋 飛旋 飛旋
豪言壯語的空泛
血的淚
說不清楚的跳來跳去
說不清楚的搖滾，陽光發情
張大嘴在天邊膨脹

2

變臉變臉
變臉——洗鍊勁健
變臉——含蓄縝密
紅臉白臉黑臉花臉風流盡全
文革的標記
一變成了層層耀金
六月的風暴
一變即成了重重繁榮
瞎眼的智慧。是，是的
孤注一擲豁出全力

3

小丑蹦躑
一路捧著鮮花
一路崇尚狼圖騰
一路供奉寶貝千金
一路不反思卻處處挑鬥
一切眼向“錢”看就有了一切
一切好大喜功就有了一切
一切男盜女娼就有了一切

心魂被蝕毀燒盡
小丑愛主子主子護小丑

4

擊鼓罵曹
否！否！
咚咚，咚咚，咚咚咚……
為的是王朝揚頌
為的是蘭鬱幽深
為的是富貴盈盈
沒天沒地的狂妄詛語
隨形換步
生與死擺佈在股掌之間
難得的迷戀顧影

5

呼嘯狂奔。火與煙
白天夜裡趕路疾行風塵
痛苦 的孤羈
蒼茫 的浮雲
昏暈 的舉首
你真好！忠貞不渝的家奴
你真好！默默跪拜的犬儒
你真好！亮亮閃爍的明燈
我，高興你把我寵成水中蝸牛！
你——一切為了“以民為本”！

6

精采的——脆弱
脆弱的——精采
魅力的——虛無
虛無的——魅力
腐敗的果實果實的腐敗
威力的拳頭拳頭的威力
沉默的人們呵
回眸傾聽：
場外無聲的電雷
已劃破天空

（放眼四望場外景色）

瘋狂的石頭
三峽好人

■依雯

夏日驕陽

火焰心腸
陽光肆虐
天際間
風不動 而鳥不驚
雨不落 而葉不搖
夏日驕陽
蒸發著人體的汗水
若然凝結成冰塊
舒暢地
大呷一口口
涼快

夏之夜

無心欣賞月色
當夕陽一剎西沉
怎樣 約黃昏后
都被拒於門外
夏夜火盛
燃燒著
且躲到空調的小書室
間
窗外的繁星
原來也偷偷吮夜露
抑不住
吐出的卻是一股熱氣

2008年寄自越南

小偷

蘋果（Lose in Beijing）

野百合也有春天

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

一個人的聖經

雲山幾盤江流幾灣

一滴淚

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

注：“放眼四望場外景色”後十句皆為當代中國大陸老百姓歡呼叫好的影視片名，和著名文史佳作，大部份被禁演禁出。

2008年2月1日於新澤西

■振嵐

匆忙撿拾曾經 失落的青絲

歲月便這樣蒼茫吧
坐下 舉杯
近距離促成了面對面
就讓遲暮映入眼簾
江湖難免風霜雨雪雞鳴狗吠
瑣瑣屑屑
而今丁年已過
也許嚐試守望熒熒孤燈
靜待月明如鏡

舞
影

凌
亂

然後匆忙撿拾曾經
失
落的青絲
編織所謂詩情畫意
朝露確實隨著日光消逝
蒲公英自有蹤跡
故事還在懸而未決
電話線路很喜歡沉寂
甚至入午夜夢迴
測量神經過敏
埋怨鈴鐺古怪
完全不是青春河畔攜手踏歌
慷慨激昂 餘音裊裊
盪漾著一泓秋水

滾 聲

猶似大海 鼓動滾 潮

2007年11月24日
得與逸子、冬夢早會

■文錦寧

蟬 唱

“知了，知了……”
單調的歌聲竟有
一股力量
唱熟了盛夏
賺得樹們欣賞
樹頂天上的烈陽
瞪目聆聽
而樹梢枝頭的小鳥們
絕不附和

獨有
懷鄉念舊的善感詩人
將那單調的歌聲
帶入白日夢鄉

許多個
叫人愜愜欲睡的午後
牠展著輕紗般磨擦的歌聲
輕輕帶走了
夏火紅的容光

直到有一天
驀然驚覺
秋風捲抱黃葉們
四處流浪、湮沒……
縷縷蟬唱餘音
遂幻成了落寞追悼的
句句輓歌

2008年寄自越南

傍晚的散步

雅尼士·瑞索士 作
秀陶 譯

房子們也有它們的秘密，它們以色彩、雕刻、窗戶、煙囪及花紋等，以令人難解的方式互打暗語。一出門我便捉到它們在悄悄耳語。它們立即不出聲，面容也變得嚴肅起來，好像一個陌生人突然撞進了它們的密會似的。它們的表情很不高興，一似一個正在喝茶的人被人唐突了，拿杯的手在領下一點的地方就停住了。街道也是如此。它們一見我來到就立即閉上了它們的秘密。現在街角就在交通燈誌下，在幾棵胡椒樹下，在停著的卡車的陰影下。它們令我記起了我成長的屋子內的大櫥櫃。長年上了鎖。在那些修切得細緻反映出光芒的小窗戶的玻璃後面，我看到精雅的利口酒杯，小小的銀匙，只有來了特別的客人才拿出來用的一個大的分食魚子醬的叉子、瓷器、裝滿了糖醃甜橙的罐子以及其他什麼我也都不記得了。他們從不讓我看最上層，我自己又太小夠不了那麼高，即使有一次，媽媽出去了，忘了鎖櫃門，我拉過一張椅子爬上去……“早安，阿瑞奧斯脫，你好嗎？”我聽到一個又怪又輕柔的聲音，那是辦公室的一個同事。他的聲音帶了點同情。從他的眼中我看到了自己那可憐又褻褻的樣子。夕陽在陽台的欄杆及窗戶間閃耀，悲愴而壯觀。而我就像老婆已在前一天離去，現在獨自在街上走著，塵埃正在家俱的背後積成薄薄的一層。在沙發的扶手上有一付棕色的舊手套，是她在最後一刻遺下的。而傍晚溢滿了各種色彩——黃、淺紅、鈷藍、深紫。一支金色的高腳杯盛滿溫水。我用手指蘸水，在一塊白布上抹抹。我舉起高腳杯，現在我可以獨自在世上主持儀式。

譯後：Yannis Ritsos (1909-1990)，近代希臘名詩人，有散文詩集留世。

里爾市無題情詩 13 首

◎張索時 譯

◆
既然我消失於我的眸光中：
我可以認為我已化去。

◆
而如果你嘗試：手放進我的手，
酒就做了杯中之酒。
如果你嘗試的話。

◆
想像著你我的生命原質燃燒得更亮。
我的血管映紅黑夜。
我心旁的武裝守衛者
見景生疑振響琤琤。
你的感情覺察到就穿越飄蕩的群星
而降臨？
你正從不可阻擋的空間走來。

◆
我們，處於纏鬥方殷之夜，
我們落來落去不出方寸之地；
而於春情蕩漾的芳心，
我們是投石。

◆
世界寓於情人臉龐——，
但它會突然傾寓而出：
世界到了外面，世界抓不住了。

我既舉起豐滿的情人
臉龐，為何不飲
近在眼前，香薰我口的世界？

啊，我飲了。無限地痛飲了。
我確也擁有數不清的
世界，邊飲邊遊歷。

◆
儘管深知情場風景

和名字有悲悼意味的小教堂
和靜得可怕，人曾投墮而死的
山谷：我們還是一而再，一而再地
聯袂而至，
併肩走到古樹下，一而再地
躺在花叢，仰望蒼穹。

◆
在什麼地方，即將別去的盛開的花
盡情揮灑花粉香滿嗅，
雖然從最先吹來的風便嗅出離愁。

◆
難道你不了解愛情之夜？綿綿軟語的
萼片不是在你的血脈上漂流嗎？
你可愛的身體不是到處
保持記憶的眼睛？

◆
我們隨回憶而醒時
臉還保持對視的原樣；
剛才響徹彼此耳鼓的喁喁蜜語，
現在頭髮脫落地默坐於旁。

◆
苦，你必須長久受下去，
直到從你厭憎的果實意外
品出滋味方知苦為何物。
而那時你幾乎已愛上你的付出。
誰也無法告訴你那是什麼。

◆
哦，審慎的鏡中像的美妙之光！
你離鏡便無生所故盡吐鋒芒。
女人的自我止渴。
在她們，世界宛如入嵌於

鏡框。我們落進鏡光，

如入於生命原質玄秘的流瀉
而她們是在鏡裡發現了自我：
仔細端詳。
欲成完璧，女人須作雙面人。

情女啊，去照那明鏡吧，
你會去的。因為你和你的映像之間的
張力可以更新，而衡量
無法表達的要求的尺度在你心裡。

被你的映像抬高了身價：你是
何等富有。
你的自我肯定肯定了你的髮和頰；
如此這般的自我接納溢滿時，
比映之下你的眸光暈陶陶黑黝黝。

◆
群鳥投身的空間，不是
載你形體昇高的熟稔空間。
（在空中，你作出自我否定，
一往直前地遠颺而逝。）

空間從我們拓出，萬物從我們解釋：
你於是感知一棵樹的生之佔有，
從存活在你心上的空間，
投出它的精神空間。你以不變
鎖定變。

樹不以垠際自限。只有你
斷念於再塑，樹才真正成為樹。

◆
以無限渴慕發為有限
行動，宛若噴泉嫋嫋上升
迅即抖索索彎下身腰。
然而，這淚花飛舞裡，
展示出那一向啞默以對的
我們固有的樂天上衝力。

垮掉派與後垮掉派 是頹廢派，還是疲脫派？

◎張子清

引言

垮掉派詩是開創美國後現代詩的急先鋒。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其影響之深遠在美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顯著的地位。美國詩人、批評家愛德華·福斯特對垮掉派作家曾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垮掉派作家不需要學者和批評家建立他們的名聲。當美國從戰後遏止和保守中移開時，他們就成了名人。像所有名人一樣，他們的名聲建立在報紙、雜誌和電視上。當美國的保守性又返回來時，新聞記者便關注其他的人和事，但許多大學英文系聘請的教師之中，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97）和金斯堡一樣的人，例如理查·威爾伯（Richard Wilbur, 1921-）或約翰·克勞·蘭塞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便成了主要詩人。”^①垮掉派文選的主編安·查特斯更加推崇垮掉派文學，在其序言中說：“垮掉的一代有它自己的領袖和代言人——其早期的成員例如凱魯亞克（Jack Kerouac, 1922-69）、金斯堡、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 1914-97）、勞倫斯·費爾林蓋蒂（Lawrence Ferlinghetti, 1919-）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等作家，他們示範了考利所說的‘品行的新標準，一種很快被其他成員吸納的明顯的生活方式。’當他們把‘在其出生前後的人’吸引到自己的圈子裏時，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很難與之對抗。”^②

垮掉派文學在中國的譯介

垮掉派這一名滿天下的美國文學流派誕生後很快地流傳到中國來了。自從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金斯堡（1926-97）、凱魯亞克（1922-69）等一批美國垮掉派作家開始走紅不久，中國翻譯界就開始譯介他們的作品。首先節譯凱魯亞克《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的是李

文俊、施咸榮、黃雨石、劉慧琴等諸位前輩。李文俊先生寫了一篇長篇文章，首次評介垮掉派這個流派，以筆名“戈哈”發表在 1957 年的《世界文學》上。根據他的回憶，他們在翻譯 Beat Generation 時請教過錢鍾書先生，錢先生對 Beat 一詞的宗教含義 Beatitude 提及過，但對“垮掉”這一譯文沒有提出疑義。他們開始時以內部本發行，1962 年以石榮、文慧如的筆名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節譯本。該譯本“內容介紹”點明它“屬於‘被打垮的一代’的‘代表作’，主要描述美國一部分青年追求荒唐的生活方式和荒唐的思想感情。”這是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譯者的認識，也反映了當時國人的共識。即使現在，也許還會有許多中國讀者有如此認知，把垮掉派和後垮掉派與精神頹廢聯繫起來。根據李文俊先生的回憶，當時還有人把 Beat Generation 這個詞譯成“被擊垮的一代”，而臺灣翻譯界則把它譯為“敲打的一代”。據臺灣著名學者單德興先生說，“敲打的一代”未能充分表達原意，近來反而採用大陸的譯文“垮掉的一代”。不過，他本人還是把它譯為“頹廢的一代”^③。而《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卻把“Beat”譯成“避世”，“垮掉派運動”（Beat Movement）便被譯成“避世運動”了！李文俊先生說，董樂山先生生前曾提議把 Beat 譯為“疲脫”。我們以為，這雖然比不上把“Utopia”譯為“烏托邦”這一集音、義乃至色彩為一體的天才譯文，但它比使人產生誤解的“垮掉”譯文好多了！“疲脫”與“Beat”音相近，而且“脫”所含有的“灑脫”、“超脫”，更接近 Beatitude 的宗教含義。而“疲”也傳達了原來所指的由於失意、困頓的生活處境而造成的精神沉重的狀態，但沒有頹廢的意思。頹廢是後來人們對他們其中一些人出格的生活方式產生的印象

，尤其在中國。但是，這個容易產生誤解的中文定譯現在幾乎不可能再用“疲脫派”來代替了！近十年來，譯介垮掉派文學特別有成效的文楚安教授為了消除這個誤解，在生前曾把垮掉派譯為“BG”，把後垮掉派譯為“後 BG”，顯然難以達到目的，很難為廣大讀者接受。實際情況表明，中國廣大的讀者乃至學術界並沒有接受這個譯文。因此，最好的辦法還是理清垮掉派與後垮掉派的來龍去脈。

“垮掉”的原意

對“垮掉”（Beat）這個詞由來的含義，凱魯亞克作了這樣的解釋：“艾倫說，亨克（Herbert Huncke, 1915-96）首先說出‘垮掉’……但他沒有說‘垮掉一代’。他是說了‘垮掉’。我們從他那裏瞭解到這個詞^④。它開始時對我來說意味著窮，睡在地鐵裏，亨克通常就是如此。至於對詞義的深刻理解是另一回事……1954 年……我去到我的老教堂，在那裏我第一次得到證實。我跪下，一個人在教堂裏，在教堂偉大的寂靜裏……我突然認識到，垮掉的意思是至福（beatitude）！至福！我在教堂裏得到至福。”^⑤對於 Beat 詞義的開悟，凱魯亞克在另一個場合又重複說了他的這個體驗：“1954 年的一天下午，我作為天主教徒去我童年時常去的一個教堂——麻省洛威爾聖母·達克教堂，在那裏我突然眼淚盈眶，聽到教堂裏神聖的寂靜，看到了‘真福直觀’意義上的幽靈^⑥……”所謂“至福”，是指耶穌登山對門徒講述人有八種福分，即“至福”，至高無上的福分。傑克·弗利（Jack Foley, 1940-）據此推論說，凱魯亞克是法語區的加拿大人，一直講法語。在他神話製造的想像中，英文的“Beat”可能很容易變成法語裏的“Beat”，即享受天國賜福的意思^⑦。因此，Beat 的

含義更多地與天主教裏的“至福”相聯繫。

當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對同一個“Beat”卻賦予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亨克而言，Beat自然是垮掉，是失意，是困頓，是被擊敗(beat down)。亨克何許人？他全名叫赫伯特·亨克。他原來是威廉·巴勒斯的朋友，一個紐約時代廣場上的扒手和吸毒者。金斯堡、凱魯亞克和巴勒斯通過亨克認識了一批小偷和歹徒，瞭解到社會最底層的陰暗面。他們都喜歡他，在他們的心目中，亨克是社會最底層的人物，但體現了一種“誠實的犯罪倫理”。凱魯亞克在《在路上》佩服地稱他為埃爾默·哈塞爾(Elmer Hassel)，而金斯堡讓他住在他紐約的公寓裏，儘管知道他和他的小偷同夥把髒物藏在屋裏。金斯堡和巴勒斯在經濟上和感情上都給他以支持。後來亨克想當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埃爾西·約翰》(Elsie John)被收錄在安·查特斯(Ann Charters)主編的《垮掉派作品可攜式選集》(The Portable Beat Reader, 1992)裏，表明他運用語言非常出色。亨克的風格是口語化傾向明顯。如果接觸有關他的訪談錄，我們便會發現他的英語比沒有受過教育的南方黑人還要難懂。他常常敘述一連串如何求生存的故事，嚴峻而常常顯得陳詞濫調，好像是從錄音帶直接記錄下來似的，但真實地反映了垮掉一代人的嚴酷現實。

儘管我們對“垮掉派”這個詞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考證，但它作為一個曾經走紅一時、影響幾代人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歷史現象，誰也不能充分界定它。正如傑克·弗利所說：“垮掉派是20世紀最被廣泛宣揚、最被誤解，也最被理解、被抨擊最激烈、最被看重、最被損害、最被撕扯的藝術運動之一。它對被性與自我身份煩惱的青少年產生影響，也對在古書堆裏尋找歷史和意義的枯燥學者產生影響……‘垮掉’(Beat)從沒有被充分界定過，如果被充分界定了，它作為一個運動早就死亡了。”^⑧

“垮掉”含義中的佛教意蘊

“垮掉”(Beat)從天主教開始的宗教

含義後來延伸到佛教。西部的著名垮掉派詩人菲力浦·惠倫經過50年代青年火熱、狂放期之後，皈依佛門，從事慈善和宣教事業。晚年生活在三藩市哈特福德街禪宗中心，地下室設立禪堂，禪堂裏供奉佛像，據他的朋友、後垮掉派詩人邁克爾·羅森堡(Michael Rothenberg, 1951-)介紹，平時菲力浦·惠倫在這個禪堂裏誦經，或和他的禪友談經說法。1994年，筆者拜訪他時，他把筆者帶進這個地下室的禪堂。他首先對佛像頂禮膜拜後，然後給筆者介紹他所從事的佛教活動。地上擺了十幾隻圓圓的坐墊，供其他信徒們每週數次來聽他宣講佛經使用的。二樓和三樓住了接受治療的晚期癌症病人。當筆者問他做善事的目的是否和我們通常的佛教徒一樣，期望通過修行最後到達西天極樂世界即天堂？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做善事是人生應當如此，從未想到以此作為到達天堂的手段。

西部另一個著名的垮掉派詩人加里·斯奈德(1930-)信仰佛教，於1956年、1964年、1965-68年數次赴日本研習佛學，甚至在寺廟裏當侍僧三年，悉心研究禪宗。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他終生服膺於生態和環保事業。

大名鼎鼎的金斯堡信奉一種美國化的藏傳佛教。1970年，他認識在美國傳教的噶舉派曲羊達龔巴仁波切之後便皈依了他，對他行三皈依禮，取法號“達摩之獅”。金斯堡依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去體會達龔巴仁波切領他發願的內容。而發願的英文文本多少與原文走了樣，例如，第一願：“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當，發無上心。”這條發願的內容被達龔巴仁波切翻譯成“眾生無數，我發誓解放他們大家。”而金斯堡則把它理解為“啓迪眾生，幫助眾生，這和我在哥倫比亞渡船上做的事是一樣的。我感到我已經實行了，這只不過是用經典的術語闡述我的本心。”^⑨金斯堡還說：“我按照達龔巴的教誨行事是很自然的，菩提薩埵是最有趣的道理。”所謂菩提薩埵，說白了，就是勸告世人要覺悟，要幫助大眾，這正符合金斯堡的人生態度。他雖然終生是同性戀者，沒

有放棄對同性戀的世俗追求，但菩薩或佛的理想同時強烈地吸引著他，這是因為他生性慷慨、富有憐憫心，經常樂意直面困境或痛苦的場合，無論是面對精神失常的母親、印度的癲癲病人、垂死的乞丐、街頭的流浪漢還是無家可歸的老婦人，他總是試圖給予幫助。而達龔巴仁波切因為喜歡詩，要金斯堡當他的詩師傅，在詩方面皈依金斯堡。達龔巴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創辦以開設佛學研究、祈禱心理研究、環保研究、老年醫學、兒童早期教育等課程為主的納羅巴學院。金斯堡和沃爾德曼合作，於1974年在該學院內建立以學習詩創作為主的“傑克·凱魯亞克精神詩學學校”，用以紀念凱魯亞克(他一度信仰過佛教)。^⑩金斯堡和沃爾德曼(Anne Waldman, 1945-)除了親自給詩創作班學生上課外，還常常聘請著名的詩人去講課。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如同中國大學裏中文系開設的作家班那樣的“傑克·凱魯亞克精神詩學學校”至今仍然招生，惠及全美國前去學習詩創作的眾多青年詩人，其中包括後垮掉派詩人。

金斯堡與佛教的緣分令人刮目相看。金斯堡生前曾和達龔巴一起對佛頂禮膜拜。他臨終時，喇嘛們在他家閣樓裏設立經堂，為他誦經，即使在他咽氣時，他的朋友仍以佛教的儀式為他送行，而他的追悼會不是通常在教堂而是在紐約市喇嘛教活動中心舉行，由身著黃袈裟、手捧小塔、高舉響鈴、搖動花束、焚香吟誦佛經的喇嘛們為他做佛事。由此可見，金斯堡與藏傳佛教的聯繫如此直接，如此緊密，如此息息相通，這在歐美著名的詩人之中，無出其右者。所以，“Beat”一詞，首先在美國詩人尤其垮掉派和後垮掉派詩人的心目中，在美國文化的語境裏，不是我們常人尤其中國人所聯想的“頹廢”，而是具有超凡脫世的含義。

垮掉派被視為頹廢派的表面現象

垮掉派作家給人們造成頹廢的印象主要表現在他們吸毒、酗酒、同性戀或雙性戀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垮掉派詩

人似乎是一群生活糜爛的墮落分子，他們的生活“垮掉”，精神也“垮掉”了。中文翻譯只取用了該詞義之中的一種：“垮掉”，而“垮掉”往往又與“頹廢”聯繫在一起。當然他們也有無法回避的短處。垮掉派作家中年齡較大的——一個核心人物巴勒斯 1936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他的博學贏得了金斯堡和凱魯亞克的尊敬，金斯堡和凱魯亞克是在他的鼓勵下才走上創作道路的。而這位導師終生服用海洛因，後來改用類似嗎啡的美沙酮，替代海洛因，同時吸大麻，直至去世。作為著名的實驗小說家，他對性生活赤裸裸的描寫和對吸毒體驗的大膽披露使他在垮掉派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描寫同性戀生活的代表作《赤裸的午餐》(Naked Lunch, 1959) 曾經紅極一時。凱魯亞克作為一個雙性戀者，他與金斯堡的性關係時斷時續。他在 1953 年與 1954 年間一度吸食海洛因，主要酗酒，結果死於酗酒。金斯堡的同性戀的對象很多。他曾和對於文學有興趣的鐵路扳道工尼爾·卡薩迪(Neal Cassady, 1926-68) 交好，但和另外一個垮掉派作家彼得·奧洛夫斯基(Peter Orlovsky, 1933-) 保持同性戀關係最長。自從 1954 年金斯堡與奧氏在三藩市結識、同居以來，他們公開宣稱的婚姻關係一直維持到 70 年代，但是他倆的親密關係並沒有中斷。奧氏支持許多社會和政治的事業，多次參加反核戰爭示威遊行。1972 年，金斯堡在接受艾倫·揚的採訪中在談到他與奧氏的關係時，說：“我們的關係起始於愛慕之情。我不會去天堂而把彼得撇開在地上；他也不會不管我，如果我生病在床，病危，白髮蒼蒼，彎腰駝背，患風濕病。”1974 年，金斯堡邀請奧氏去納羅巴學院傑克·凱魯亞克精神詩學學校執教。果不出金斯堡所料，彼得·奧洛夫斯基和科爾索來為他送終，並不斷地為臨終時的金斯堡拍攝照片。金斯堡在晚年還有不知名的年輕性夥伴，其中有一個人展示在他的詩裏，例如《秋葉》(Autumn Leaves, 1992)。另一位垮掉派詩人科爾索(Gregory Corso, 1930-2001)，也是海洛因服用者，因為糟糕的家庭背景，小學沒有畢業，流浪

在大街上，年輕時混跡於街上流浪漢、小偷之中。1950 年，金斯堡結識了他。金斯堡、凱魯亞克和巴勒斯出身於美國中產階級，而他是地地道道的社會底層人物。金斯堡、凱魯亞克和巴勒斯等垮掉派作家所瞭解的社會最底層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曾經是他日常生活的經歷和需要。科爾索、金斯堡、凱魯亞克和巴勒斯是垮掉派最堅決的辯護士。

對我們中國人而言，這些吸毒、酗酒、同性戀之徒不是頹廢派還是什麼？但在美國，這似乎是一個普遍現象。不少其他的著名作家或詩人也有類似的癖好或弊病，例如，大名鼎鼎的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 1924-84)、哈特·克蘭(Hart Crane, 1899-1932) 都是酗酒的名人，而美國文壇著名的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92)、奧登(W.H. Auden, 1907-73)、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 1926-66)、哈特·克蘭、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 1924-87)、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83)、羅伯特·法蘭西斯(Robert Francis, 1901-87) 等等都是男同性戀者，還有著名女詩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 1929-) 直認不諱自己是女同性戀者。然而，他/她們並沒有遭到像垮掉派作家那樣被沸沸揚揚的非議，也沒有妨礙他/她們在美國文學史上佔有傑出或顯著的地位。那麼為什麼這些毛病在垮掉派作家身上特別顯眼呢？眾所周知，金斯堡的代表作《嚎叫》(Howl) 在 1956 年面世時因為詩裏同性戀的性刺激的句子太明顯被視為淫穢作品而遭查禁，雖然後來經過法院審理而勝訴。《嚎叫》的法律糾紛通過媒體的散佈，金斯堡成了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同樣，凱魯亞克因為他的代表作《在路上》也名滿天下。他們及其同伴的一舉一動，自然成了公眾關注的焦點。正如邁克爾·羅森堡說：“我不真正認為垮掉派是頹廢派。金斯堡的性生活被放大了，因為他坦率，再加上公眾特別關注。如果你把他的社會責任心與他的性取向、性活動放在一起看，那麼你就會看到他極其

關注各種社會問題，而且把對社會的關注、佛教的信仰和從事教育當成他終身為之奮鬥的事業……張子清應當考慮的不是作為語境的酒瓶和性，而是考慮垮掉派需要改變和顛覆興起於四、五十年代的中產階級。這不是頹廢。新聞媒體把注意力放在吸毒和酗酒上，是降低垮掉派對社會嚴肅問題的關注。如果你閱讀惠倫給斯奈德、金斯堡、奧爾森、凱魯亞克的書信，你就會看到他們是在討論文學和生活，討論如何藝術地反映各種社會問題。”^①垮掉派詩人常常把反不合理的現存社會體制與吸毒時的幻覺、引起快感的色情和東方宗教的情緒融合在一起，以至導致人們對他們產生誤解和偏見。作為長期和垮掉派詩人惠倫共處的見證者，羅森堡的評論無疑地有助於消除這種誤解和偏見。

在當時，與眾不同的性取向常常是一個關係到一個人的道德或人格的問題，但如今在美國被看成是個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儘管它沒有被徹底解決。^②即使在中國，現在也不把同性戀看成是道德墮落或嚴重的生活作風。^③因此，我們不能把同性戀與垮掉派頹廢簡單地聯繫起來。何況和金斯堡一起出道的其他著名垮掉派詩人，例如加里·斯奈德、菲力浦·惠倫(Philip Whalen, 1923-2003)、麥克盧爾(Michael McClure, 1932-)、費爾林蓋蒂等等，並不是同性戀者。前面已經說過，惠倫是三藩市的一個禪宗中心虔誠的主持，終身行善，服膺於佛教。麥克盧爾在加州新學院教書，是一個工作狂，積極從事生態領域裏的社會和政治工作，這也是他創作的取向和題材。在加州新學院教書的垮掉派詩人大衛·梅澤(David Meltzer, 1937-) 因為要養有一個多子女(三女一子)的家庭而很少有時間像其他的一些垮掉派詩人那樣在一些場合上放蕩不羈，而是努力工作，過著正常的生活，他為此卻付出了名氣“小”的代價。斯奈德是大學教師，一個佛教徒式的生態保護主義者、社會公益積極分子。費爾林蓋蒂作為“城市之光書店”老闆和出版社社長，一直致力於出版事業和詩創作。1994 年，當筆者在他的書店拜訪

他、問他有關當年垮掉派詩活動時，他說他不是同性戀者，因此他不是垮掉派，換言之，他不承認自己是頹廢意義上的垮掉派。

至於吸毒，它肯定是美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美國政府從來對販毒的大毒梟採取嚴厲打擊的措施。它同時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有些美國作家認為吸少量的毒品能使人處於超現實的狀態，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有利於創作。金斯堡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個同學盧西恩·卡爾早在 18 歲時就把文學創作同吸食安基丙苯和大麻聯繫在一起，想以此造成一種他們稱之為藝術的“新幻象”。他們當時仿效的理想詩人是法國鼎鼎大名的蘭波，而蘭波則是一個酗酒的同性戀者。1994 年，筆者當面問過麥克盧爾關於作家吸毒的問題。他說，他年輕時吸過毒，是出於好奇和對超現實感覺的實驗。後垮掉派詩人弗農在談到垮掉派吸毒的問題時認為：“吸大麻不會上癮，有醫療功效，在美國有幾個州是合法的。我如果為了治療目的，可以合法得到大麻。海洛因和可卡因是非法的毒品。海洛因對身體的傷害不比酗酒嚴重，就我所知，其後果是導致牙齒腐朽。可卡因容易上癮。這些毒品在 20 世紀 30 年代已經被視為非法品。在 30 年代以前，人們在家裏使用嗎啡。吸毒的昂貴費用造成吸毒者貧窮、犯罪和感染疾病。”^⑭但是，後來巴勒斯從自己長期吸毒的經驗中證實，各種形式的吸毒對創作有害無益，他吸毒 15 年唯一的收穫是積累了有關吸毒者異乎尋常的狂歡幻境的知識。^⑮事實上，很多美國知識份子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過接觸毒品的經歷。吸毒並不是垮掉派作家獨特的現象。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垮掉派運動詞條的撰寫者認為垮掉派作家“一般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漠不關心，提倡通過吸毒、爵士樂、性放縱或佛教禪宗教規來引起感覺意識的提高，以期達到個性解放、淨化和啓迪的目的。”這顯然是片面之說，前面已經提及，垮掉派詩人的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關心社會，尤其關心社會底層人的生活，提倡環保，從事有益於社會的事業，反對

戰爭，熱愛和平，勇於抨擊社會不合理現象、反對有權勢的中產階級的反叛性尤其明顯。對此，邁克爾·羅森堡說：

“我對垮掉派及其反有權勢的中產階級的理解是，這種特殊的反叛是瞭解什麼使垮掉派產生受挫感的核心。關於‘頹廢’這個詞，我的理解是，美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可以被視為‘頹廢’。當美國垮掉派使用頹廢這個詞時，我們以為是指中產階級。或者，‘頹廢’的另外的解釋可以是指‘浪漫的頹廢’。從美國人的觀點看，有兩種‘頹廢’：‘中產階級的頹廢’和‘浪漫的頹廢’。在討論垮掉派時，我主張別談頹廢，因為垮掉派以社會覺悟高為主。我不太清楚中國人由於不同的社會或政治價值觀是不是同意垮掉派主要的一面是關注社會。‘頹廢’這個名稱應當在其產生的語境裡加以理解，應當在其他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基礎上加以理解。”^⑯後垮掉派詩人弗農·弗雷澤認為，垮掉派作品有助於提高對同性戀權利、女權主義和其他社會問題的認識。

對於垮掉派運動及其興起，作為親自參與過這個運動的元老之一的邁克爾·麥克盧爾則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一些評論家認為垮掉派運動起始於我們在 1955 年 10 月的那次詩朗誦會。而其他人則相信垮掉派運動開始於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凱魯亞克、巴勒斯及其親密的志同道合者在紐約的聚集。我以為，這兩種看法並不矛盾。50 年代早期，垮掉派作家是首先聚集在紐約的，但在 6 號美術館的詩朗誦會轉變了這個運動，把對大自然的關懷當作覺悟提出來。我把垮掉派運動視為環保運動的文學的一翼，但這是一個並非異於覺悟的環保運動，也是一個並非異於我們生活都市化方面的環保運動。例如，菲利浦·惠倫是自然詩人，也是禪宗主持。加里·斯奈德深入地捲入對環保和大自然的研究。金斯堡捲入覺悟，而覺悟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覺悟通過宇宙的傳開，事實上表現在大自然裏，表現在肌肉或樹木或鳥兒或星星之中。”^⑰

⑰ 麥克盧爾在這裏除了從他的視角勾勒

垮掉派運動的興起外，強調垮掉派對自然和環保的關懷。他說的“覺悟”是指政治覺悟，特別是指五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因此並不排斥對人文的關懷，對政治社會的關懷。他還說：“我是一個自學的學者，不過當時並沒有認識到我和所有的垮掉派朋友是學者。在 50、60 和 70 年代的殘酷社會裏，我們被當作叛逆者。在 80 年代的政治制度下，所有具有人文關懷和熱愛大自然的人都被看作叛逆者。”^⑱從麥克盧爾對垮掉派運動的闡述裏，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它與頹廢派連在一起。

後垮掉派對垮掉派的繼承與發展

2004 年，在成都召開的“垮掉一代國際會議”證明了垮掉派文學運動的廣泛影響還在，並沒有死亡，^⑲而且有了繼承者——後垮掉派。

弗農·弗雷澤 (Vernon Frazer, 1945-) 在這次會議上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後垮掉派的興起與發展。他說：“垮掉派繼承人們對現實不滿而渴望超然存在的古老文學，也繼續著可選擇的另一種文學傳統，開啓了過去嚴禁的生活方式的文學題材，對藝術在混合媒體的實驗方面作出了貢獻。他們從其他國家、其他時代的地下作家的傳統中獲取靈感，這包括法國小說家塞利納、法國詩人蘭波、俄國小說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和英國詩人布萊克。此外，他們是國產品，勞倫斯·費爾林蓋蒂曾經說他們是‘美國文學創作傳統的繼續，這要回溯到惠特曼、愛倫·坡、傑克·倫敦，他們是美國文學的一個階段，在新人身上繼續著。’許多這些新人就是後垮掉派作家。”^⑳換言之，後垮掉派詩人直接繼承了垮掉派的詩傳統，但在新時代有了新的發展。80 年代左右開始出現後垮掉派這個稱呼。最早表達“後垮掉”這個詞的詩篇是史蒂夫·達拉欽斯基 (Steve Dalachinsky, 1940-) 1980 年創作、1985 年發表的〈後垮掉派詩人〉。為了充分瞭解後垮掉派詩的理念、藝術特點和對垮掉派詩的繼承與發展，這裏有必要全文引用這首弗雷澤在“垮掉一代國際會議”上朗誦的重要詩篇：

後垮掉派詩人(我們是 2 號信經樂^①)

“現在是時候了。”

——查理·派克^②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我們是電視的一代
我們是吸毒、性愛和褻瀆的真正明察者
我們是戰後試驗的事後思考者
我們是一個騷動和變化的國家之產物
我們是被糟蹋了的適應性強的和被歧視的
最後超過三十歲的一夥人^③
我們是原子彈的受害者和吸食迷幻藥的
墮落者
我們使大麻成了家喻戶曉的一個詞，
遭到我們的父母反對
我們試圖澄清擺在我們前面的一切知識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
靈感來自老虎^④
同性戀者
殺妻者^⑤
飲用致幻水者
書店老闆^⑥
自由戰士
毒癮者^⑦
教士和爵士樂。

我們試圖根據聖言瞭解西海岸
閱讀神聖的禪經
在孤獨的海灘上
喝酒，聽音樂
在孤寂的森林深處
靠大麻保持清醒
慢慢地回到城市之光^⑧
在那裏總是好像
恢復了好心境。

我們之中有妻室
工作很賣力
而有的人把艱難的事也幹得從容不迫
有的人過去像凱魯亞克一樣生活在路上
而今在地鐵前面呆上數個小時
生氣，反省我們從前無拘無束的自我，
但我們都還在寫我們的話語他們的話語
所有人的話語
為我們自己，也為大家

我們像科爾索一樣喝得爛醉如泥
而更可愛的精英從沒有再成長
從沒有比你像金斯堡那樣更神聖

我們變得像巴勒斯那樣帶有諷刺意味的
超現實

時間積累之快像許多乘星際飛船有
體視術的幽靈^⑨

我們也注射嗎啡，也關注他們之所關注^⑩
像科爾索站在切爾西旅館前面，
在小本子上 那樣專心地鬼畫符^⑪
當我們陶醉地赤足盤腿，坐在泥地上時^⑫
我們成了相互生活的記錄人
挑選生活方式，^⑬偷取月光^⑭

我們去寺廟拜謁那個胖子^⑮
並且創作俳句
我們從沒忘掉我們的朋友

我們之中的某個人偶然消失
在永恆的命運迷霧裏
不再回來
其他的人保持沉默，音樂
年復一年地更加深沉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
對我們直接繼承的傳統更加置信不疑和自豪
我們發現懶洋洋躺在彩色電視機旁地毯上
蜜色貓夜晚冷色的眼睛

我們，嬉皮士，不分階級
非常原始的 20 世紀
非常的資訊靈通
我們都有我們的特長
我們的意圖
我們個人的風格
我們的信仰
經常改變而又總是一樣
我們都有自己的好日子，
我們的時代來臨了。

從這首詩裏，我們首先發覺後垮掉派詩人和垮掉派詩人在氣質和審美趣味上的相似性，同時也看到兩者明顯的區別。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費用比較低，房租和食物便宜，垮掉派詩人可以住在合租的公寓房裏，使用簡單的打字機創作。這是背包革命的時代，他們常常輕便地背上旅行背包，或者手一指，搭便車，或者自己開車，很容易結隊旅行各地，過上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典型地反映了他們狂放不羈的流浪生活。因此，我們看到

垮掉派詩人的群體性。可是到了 70 年代，美國經濟下滑，使波希米亞式的生活失去了經濟基礎，尤其當下的生活費用不可能使後垮掉派詩人過垮掉派詩人當年居無定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不得不尋找穩定的工作，例如找大學教授、編輯、社會福利工作者、牧師等使生活有保障的職業。因此，在這首詩裏，我們看到後垮掉派詩人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否則他們不可能有養貓的閒情逸致，讓貓懶洋洋地躺在電視機旁的地毯上。但是弗雷澤認為，儘管如此，美國夢對於後垮掉派詩人來說，噩夢多於田園風光，他們享受著新世紀美國的被同化的波希米亞奇異文化大餐。

後垮掉派詩人多數出生於 60 年代，有一些後垮掉派詩人比垮掉派詩人年輕十幾歲，還有一些更加年輕，二十幾歲，其中許多人住在大城市和小城鎮。後垮掉派詩人大約有幾百個，也許幾千個人分散在美國各地，有 e-mail 聯繫，消息非常靈通，沒有必要像以前垮掉派詩人那樣常常群聚在一起。弗雷澤認為，後垮掉派還沒有像垮掉派那樣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文學運動，不像垮掉派那樣在美國文化上打下烙印。他們正在起步之中，沒有像當年垮掉派那樣造成社會轟動效應。垮掉派演進到後垮掉派包括不少傳統的人物，最著名的是金斯堡與安妮·沃爾德曼。金斯堡慷慨地與年輕的詩人分享他的知識。他對創新的持續興趣常常導致他探索後垮掉派詩人的藝術領域。他與安妮·沃爾德曼合作創立“傑克·凱魯亞克精神詩學學校”，這是一所最支持與促進後垮掉派詩人創作的學校。

後垮掉派詩人的作品保留了垮掉派詩人的探索精神，但反映了其他作家、其他藝術形式、新技術和新時代的影響。垮掉派詩人愛聽傳統爵士樂，而後垮掉派詩人則喜歡聽博普爵士樂、自由爵士樂、搖滾樂、鬍克搖滾樂。垮掉派詩人常常在混合媒體的參與下朗誦他們的作品，復活了詩和小說的口頭形式。凱魯亞克在爵士樂的伴奏下朗誦他的小說，代表了 60 年代早期藝術表演的形式。在爵士樂伴奏下朗誦詩不是垮掉派詩人的

創造，但成了垮掉派和後垮掉派詩表達的確切組成部分。巴勒斯在晚年的口頭錄音在年輕的一代作家中間很流行。金斯堡在三藩市首次朗誦《嚎叫》開創了他的詩事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弗雷澤認為，20世紀70年代晚期，風靡全美國的斯蘭姆詩朗誦賽（poetry slam）至少部分是後垮掉派詩人的發展。聽眾評判的賽詩會——斯蘭姆詩朗誦賽促使了詩人旅行朗誦團的建立。推動斯蘭姆詩朗誦賽的後垮掉派詩人霍爾曼（Bob Holman, 1948-）認為，斯蘭姆詩朗誦賽初聽起來好像是參加一種輕鬆的牌戲，^⑥實際上是深入基層群眾的美國詩運動，它圍繞詩朗誦創造了一個競賽的框架，使人感到去參加詩朗誦比賽時好像是去玩斯蘭姆牌戲。霍爾曼對此介紹說：“你去出席一次斯蘭姆詩朗誦賽不是去聽某個詩人朗誦，而是去瞧熱鬧，參與聽眾評點和叫好。從聽眾裏選出來的評審員用十分制給朗誦的詩打分。這些評審員並不一定要有多少文學修養。所以，你本人是你的詩最後評審員。一首詩不需要專家給你評析。詩處於從學術界轉移出去的狀態。你需要學會一種瞭解詩的特別方法。”^⑦

霍爾曼創造的大眾詩賽對普及詩的確起了不小的作用，它恰好符合中國主流文藝界一向提倡的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在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國，這無疑是一個創造，是革命之舉。他的貢獻在於使詩朗誦走出了小範圍的學術圈，使它具有強烈的平民色彩，而且顛覆或解構了精英文化價值觀和傳統批評系統。

弗雷澤和一些後垮掉派詩人有時也會在一起聚會，開朗誦會，討論出版專案。那些在年齡與垮掉派詩人最接近的後垮掉派詩人在垮掉派雜誌上發表作品，其餘的後垮掉派詩人則在自己的雜誌上發表作品。弗雷澤說，他和其他年齡比較大的詩人在最年輕的後垮掉派詩人的幫助下，使用電腦技術，出版電腦印刷本詩集。他們現在出版的詩集後面總是附一張音樂伴奏的詩朗誦軟碟，而垮掉派詩人當年出版的詩集可沒有這種新玩意。弗雷澤認為，八九十年代臺式出版革命正好與美國大學創作計畫多發表作

品巧合，進一步減少了出版成本，使得作家和編輯以實付費用的低成本出版專業品質的書刊。但缺少出售和發行管道迫使後垮掉派詩集的印數比垮掉派的書少，有時少到一百本，同一些五六十年代有資助能出版一千多本的小出版社相比，這成了微型出版社。弗雷澤說，電腦互聯網的出現使許多學校的作家找到他們的讀者群。90年代中期以來，電子出版培育了在商業性出版社和連鎖書店之外另一種可選擇的文學文化，它越來越強勁。許多後垮掉派互聯網雜誌，例如《文學狂熱》（Literary Kick）、《普通人雜誌》（Jack Magazine）、《大橋》（Big Bridge）等成了後垮掉派作家大範圍的線上出版社。他們線上的雜誌和小冊子接觸的讀者面比通常紙質雜誌和出版社印行100冊的書大得多。後垮掉派的年輕一代比6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精于電腦創作和發行，把雜誌放在互聯網上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後垮掉派詩人邁克爾·羅森堡這樣的編輯們知道電子文學的重要性，它為後垮掉派詩人提供他們難以在通常書刊發表的另一條發表管道。討論如何使電子書籍吸引和接觸更多的讀者成了他們日常的熱門話題。另外，後垮掉派詩人把詩與音樂結合起來，通過MP3和其他新錄音技術，能使他們的作品錄音放在互聯網上流行。總之，電子出版為後垮掉派詩人接觸廣大讀者群提供了極好的機會，而這些讀者需要聽到在面對社會和政治壓制的時代表達人們不滿的獨立聲音，需要接觸對精神提升的探索。所以，互聯網能推廣在文化和商業主流之外的後垮掉派詩人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根據弗雷澤的統計，從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許多國外的雜誌發表後垮掉派作品，80年代在比利時出版了後垮掉派詩與小說合集。在這個時期，日本也出版了後垮掉派作品集。

後垮掉派，作為美國詩的一個新流派，正方興未艾。

2006年10月23日

註：

① Edward Halsey Foster, *Understanding The Beat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2), p. xi.

② Ann Charters, *The Portable Bea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p. xvii.

③ 單德興：《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藝術家訪談錄》。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

④ 凱魯亞克還說：“芝加哥的亨克……走近我說：‘夥計，我垮掉啦。’我立刻明白他所講的意思……也許它出自中西部狂歡節或蹺腳的小餐館的用語。這是新的語言，實際上是黑人的粗話，但不久你就會瞭解的……到1948年，垮掉這個詞開始形成。”

——Jack Kerouac, “Beatific: The Origins of Beat Generation (1959),” in *The Portable Jack Kerouac* ed. Ann Charters [Penguin Group (USA) Inc, 1996], pp. 568-569.

⑤ Jack Kerouac to AGA, Jan 12, 1960.

⑥ Jack Kerouac, “Beatific: The Origins of the Beat Generation,” in *The Portable Jack Kerouac*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 571.

⑦ Jack Foley, *Beat* (England: The Beat Scene Press, 2003), p. 11.

⑧ Jack Foley, “HOWL AND THE HOWLERS: GINSBERG’S POEM FIFTY PLUS YEARS LATER,” in “Foley’s Books” in *The Alsop Review*, October, 2006.

⑨ Barry Miles, *Ginsberg: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p. 446-447.

⑩ 1993年冬，應金斯堡邀請，筆者從波士頓去紐約出席他與沃爾德曼的詩朗誦會。朗誦後，應邀參加晚宴。席間，當筆者討教他有關其他垮掉派詩人的詩時，金斯堡從他的筆記本撕下兩頁紙，開列名單，第一個就是凱魯亞克，雖然後者早以小說著稱於世。

⑪ 參見弗農轉發給筆者的邁克爾·羅森堡2006年7月18日致的弗農e-mail。

⑫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成立的“同性戀解放陣線”每年還在三藩市、紐約、洛杉磯等大城市組織規模很大的“同性戀自豪大遊行”，說明同性戀沒有被異性戀的主流社會完全接受。

⑬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中國一個著名的年輕通俗歌手曾因同性戀夥伴的糾紛沉寂了一段時期後，在2006年全國青歌賽上三次露面，兩次作為評論青歌賽的佳賓，一次在青歌賽發獎晚會上演唱。

⑭ 見弗農2006年8月18日發送給筆者的e-mail。

⑮ 參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卷一第445頁“威廉·巴勒斯”詞條。

⑯ 參見邁克爾·羅森堡2006年7月18日發送給筆者的e-mail。

⑰ Michael McClure, *Lighting the Corners: On Art, ature, and thre Visionar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93), p. 164 ibid, p. ix.

⑱ 根據“垮掉一代國際會議”主持人文楚安提供的資訊，美國方面出席會議的學者及

其發言題目如下：戈登·鮑爾 (Gordon Ball) 《垮掉派相遇東方》(Beat Meets East)、馬特·斯特方 (Matt Stefon) 《孤獨的旅遊者：德懷特·戈達德，傑克·克魯亞克和一個美國達摩》(Lonesome Travelers: Dwight Goddard, Jack Kerouac, and an American Dharma)、里賈納·魏因賴赫 (Regina Weinreich) 《克魯亞克的自發性詩學：小說研究》(Kerouac's Spontaneous Poetics: A Study of the Fiction)、詹姆斯·鐘斯 (James Jones) 《閱讀卡爾·索羅門的三個理由》(Three Reasons to Read Carl Solomon)、理查·赫什麥 (Richard Hishmeh) 《如果我能在你的夢中，我也將讓你在我的夢中：鮑勃·狄倫和艾倫·金斯伯格的友誼》(I'll Let You Be in My Dream if I Can Be in Yours: The Friendship of Bob Dylan and Allen Ginsberg)、克雷格·斯馮金 (Craig Svonkin) 《黑人猶太人鮑勃·卡夫曼和猶太佛教徒艾倫·金斯堡：垮掉派與精神/自我違背》(Bob Kaufman, Black Jew, and Allen Ginsberg, Jewish Buddhist: The Beats and Spiritual/Identity Transgression)、斯蒂芬·塔普斯科特 (Stephen Tapscott) 《科爾索、洛厄爾、賈雷爾與一次跨越現代的運動》(Corso, Lowell, Jarrell, and a Move Past the Modern)、史蒂文·施羅德 (Steven Schroeder) 《像鳥兒一樣飛入頭腦：約翰·凱奇和加里·斯奈德 (詩) 的聲音結構》(They Fly into One's Head like Birds: Organization of Sound in John Cage and Gary Snyder)、盧卡斯·克萊恩 (Lucas Klein) 《原作翻譯：杜甫、李清照、王紅公》(Original Translations: Tu Fu, Li Ch'ing-chao, Kenneth Rexroth)、威廉·勞勒 (William Lawlor) 《油畫背景中的科尼島：與油畫傑作相匹配的費爾林蓋蒂的詩》(A Coney Island of the Canvas: Lawrence Ferlinghetti's Poetry in Response to Great Paintings)、傑生·斯潘格勒 (Jason Spangler) 《邊緣和融合：解構卡薩韋特影片《陰影》表達的垮掉派情懷》(On the Fringe and in the Mix: (De) Constructing Beatdown in Cassavetes' Shadows)、瓦倫蒂娜·佩格羅 (Valentina Peguero) 《垮掉派作家在墨西哥城》(The Beats in Mexico City) 和弗農·弗雷澤《把自發性時代延續到新世紀：美國後垮掉派詩人》(Extending the Age of Spontaneity to a New Era: Post-Beat Poets in America)。

⑲其他國家或地區學者及其發言的題目是：(澳大利亞) 喬治·莫拉提提斯《真正的垮掉派：浪漫精神，東方神秘主義和垮掉派追求真實與個性》(Authentic Beat: Romanticism, Eastern Mysticism, and the Beat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and Individuality)、(泰國) 達林·巴滴達德三挨 Darin Pradit-tatsanee 《與空搏鬥：〈墨西哥城布魯斯〉中克魯亞克與大乘佛教的際遇》(Wrestling with Emptiness: Kerouac's Engagement with Mahayana Buddhism in Mexico City Blues)、(土耳其) 伊安·阿爾蒙德 (Ian Almond) 《變戲法似的東方：鮑爾的尼采似的實

驗和穆斯林的東方》(Juggling Oris: Bowles' Nietzschean Experiments and The Islamic East)、(澳門大學) 克里斯多夫·凱倫 (Christopher Kelen) 《金斯堡的美國》、(香港浸禮會大學) 鐘玲《克魯亞克〈達摩流浪漢〉中重塑的寒山形象》(The Remolded Image of Han Shan in Jack Kerouac's The Dharma Bums)。

⑳中國大陸學者及其發言的題目是：區鈺《作為社會夢想者的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as a Social Visionary)、肖明翰《在精神探索的路上》(On the Road of Spiritual Quest)、趙一凡《我所知道的金斯堡》(Allen Ginsberg as I Know) 和文楚安《BG 在中國的接受》(The Acceptanc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in China) 等。

㉑Vernon Frazer, "Extending the Age of Spontaneity to a New Era: Post-Beat Poets in America, a talk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at Generation in Chengdu, China, 2004。

㉒這是史蒂夫·達拉欽斯基寫的另一首詩《我們是詩》中的一行詩，其餘還有諸如“我們是無盡頭邊緣上的蛆”等等有趣的詩行。“信經”是指基督教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信經樂”是指為基督教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配的音樂。

㉓查理·派克 (Charlie Parker, 1920-1955)：美國中音薩克管演奏家、作曲家和樂隊領隊。被公認為爵士樂史上最傑出的即興演奏家，現代爵士樂“辟波普”的始祖。《現在是時候了》是查理·派克創作和演奏的一首樂曲，詩人用來喻指：是我們後垮掉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了，好時光幾乎要過去了，我們快像垮掉派一樣老了。

㉔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有一個口號：“別信任超過30歲的人。”弗雷澤認為，影響美國文化變化的的確是年輕人，所以那時年輕人處處顯得“天下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時間不饒人，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如今已經50歲了，當時接受這個口號、歡呼青年運動的後垮掉派詩人 (包括弗雷澤本人在內) 大都也已經年過半百了。當年年輕的一代而今卻是年老的一代。

㉕“tigers”出自威廉·布萊克的短詩《老虎》(The Tyger)。該詩前兩行：“老虎！老虎！目光灼灼／在夜晚的森林裏。”眾所周知，金斯堡深受布萊克的詩影響。

㉖指威廉·巴勒斯，他的手槍走火，誤殺妻子。

㉗指勞倫斯·費爾林蓋蒂，他經營“城市之光”書店。

㉘指威廉·巴勒斯，他終身服用海洛因。暗指費爾林蓋蒂在三藩市開辦的“城市之光”書店，這是垮掉派詩人乃至後垮掉派詩人留戀的地方。

㉙江蘇省如皋縣有一句用“像鬼似的”作形容詞的口頭禪：“快得像鬼似的”或“香得像鬼似的”或“甜得像鬼似的”。史蒂夫·達拉欽斯基在這裏湊巧也用了“像鬼似的

”的形容詞。除此之外，這行詩裏還有一個開玩笑的雙關語。垮掉派作家威廉·巴勒斯是美國第一台自記加法機的發明家和計算器製造業先驅者威廉·西沃德·巴勒斯的孫子，是巴勒斯加法機公司財產的繼承人。詩人由加法機聯想到時間的飛逝。據詩人解釋說，時間時時刻刻增加在我們的心靈和軀體的細胞裏，加速我們的老化直至死亡。詩人說，他寫這首詩時年紀比較輕，但已經到了三十來歲了，已經感到時不我待了。見史蒂夫·達拉欽斯基2006年10月22日給筆者發送來的e-mail。下同。

㉚據詩人解釋，他們這些後垮掉派詩人也關注垮掉派作家所關注的諸如戰爭、饑饉、掠奪、吸毒、音樂、死亡、生命等日常社會問題和現象。

㉛據史蒂夫·達拉欽斯基解釋，許多垮掉派作家時常下榻在切爾西旅館，科爾索也曾經在該旅館住過一段時間。有一天，他看到科爾索站在切爾西旅館前的一本小本子上畫什麼東西，神情顯得處於妄想狂狀態。

㉜據詩人解釋，這裏寫了上個世紀60年代他住在加州的一段生活經歷。他曾經赤足坐在伯克利山上一棵樹下的泥地上，也可指他在這個時期所看到的意象，也可喻指加里·斯奈德。他感到坐在泥地上是幸運的。

㉝據詩人解釋，後垮掉派作家，作為美國社會的局外人，挑選生活方式，審視自願或憑機遇選擇的生存存在該社會裏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可以指後垮掉派作家像垮掉派作家一樣，有他們自己的一批作品、自己創造性的表達方式。

㉞據詩人解釋，李白和杜甫以及其他中國詩人喜歡望明月，同樣，他也喜愛抬頭望月亮。

㉟喻指佛陀。

㊱斯蘭姆 (slam) 是17世紀西方流行的一種牌戲。

㊲參閱拙文《美國詩歌傳播形式革命的先行者：後垮掉派詩人鮑勃·霍爾曼》載南京大學《當代外國文學》2004年第2期第116-140頁。

散文體現詩的節奏美

——賞析遠方的〈黃昏〉

◎陳葆珍

藝術的表現形式，習慣用時間空間兩大範疇加以界定。如音樂，其展開藝術的主要基礎是時間，故稱之為“時間藝術”；而繪畫，則被認為是“空間藝術”。音樂若沒有時間推移，只停留在一瞬間只響一個音符，這樣就不成其為曲。音符經一定時序排列之後才有意義。同樣的，散文，單一個字，就不知所云，它也像音樂那樣，經過時序排列文字才變成有意義的東西。這時序，自然產生節奏。

節奏，指“音樂中的長短、強弱有規律地交替出現”。而對文學作品而言，一切景物、事件、情感等連續有序渾然成整體，這樣的“有序”就構成作品的節奏。

“情為文之經”。而情感本身是有節奏的。人對外界反應而生喜怒哀樂，這使身體器官相應而動，如憤怒時脈搏急促心跳快聲音急且大；哀傷時往往與之相反。這樣一高一低、一急一緩，就是感情節奏的體現，這通常以聲音的抑揚頓挫來表現。而文字是傳聲的。這樣，隨作家的感情變化而有不同節奏自然順理成章。然而，在藝術欣賞上，歷來主張是“出水芙蓉”好過“鏤金錯彩”，亦即“大味必淡”。這種“淡”，在散文中表現的是自然美。即純真樸實，不矯揉造作，不追求詞藻華麗、浮滑，這樣的情感節奏就會自然可信。

遠方特意取材黃昏，而非晌午、清晨，深藏著作者一份淡淡的幽情。這是由陽光所導致的外景變化而引起人心裏不同的感受。隨時序交替，自然會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慨。

作者為“夕陽無限好”作藝術渲染。篇首一句定調：“我喜歡黃昏”。正如一首歌那樣，這樣的歌詞肯定以歡快的調子譜曲。基調定了，作者便逐層遞進寫他“喜歡黃昏”的原因。此乃觸景生情之作，故離不開寫景。此文寫景，從近至遠、從小至大。那夕陽“餘暉淡淡

地、柔和地塗抹在樹梢、在瓦楞，在教堂的鐘塔，在小巷的角落”，輕抹一筆，勾勒一幅美麗的近在咫尺的圖畫，誘發幽思。若說那是淡墨的話緊接著就用濃墨了。那“日落的天邊”、那“遠處的大海”，呈現出波瀾壯闊的遠處的畫面。如此景物描寫，流露作者起伏的感情。一起一伏，這本身就有節奏。作品語言不單傳形傳色還傳音。樹的“沙沙作響”“歸窠的鳥聒噪”，這從靜至動，節奏就從慢至快。如果一味快到底，那就不和諧了。於是筆鋒一轉，“我更喜歡黃昏的祥和靜謐”。這時作者從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刻意轉到人心境的描寫，“安詳、寧靜，如釋重負”地站在窗前，自然會“愜意和滿足”，對黃昏擬人化的描寫，把它比作慈祥的老母，會呼喚“遊子與浪人回歸”，要人“心平氣和，雍容大度”，這樣的以景寓情說理，是通過段落的排比形式來加強節奏感的，這時的節奏由快轉慢。

對黃昏的描寫是想說明真正喜歡它的原因乃在於：它，“經過一天的舞臺作秀，一天的勞心勞力後，理所當然地屬於我”。在淺白中又藏深刻的哲理。這意味著人在黃昏這特定的時間裏只要不逾矩就可隨心所欲，這是人追求的自由境界。這純真的要求道出人生真諦，以幾個排比句式來表現詩慣用的感情的回環。來個一唱三歎的，這已超出散文慣用敘述語言而做詩的情溢於辭了。這樣的反復回環就如音樂的重唱，極具節奏美。

篇末主題昇華，從具體到抽象，從可見到的黃昏至不可捉摸的人生的黃昏。行文至此作者胸中就如藏著滾滾黃河水。那“跌宕曲折”“乘風破浪”“厄運”“死神”“掙扎過”“絕望過”“瘋狂過”“頹喪過”，多少帶有火藥味的詞語排山倒海而來，這時的節奏是急促的，短而挫的。而總是急到底，快讓人喘不過氣了。於是作者以一句詩一首歌

名來緩衝，以同是起首句：“我喜歡黃昏”作結。來個首尾呼應。而這一句，乃全文基調，它往往在文中重要轉折的關頭出現，不但在章法上顯露它的嚴謹，而且在節奏上表現有規律的重唱。而這又非簡單的重複。像是一曲交響樂，每完一段有些則以打擊樂來顯示那樣。

散文，既是一種文學樣式而文學作品靠語言來表現，語言本身就有抑揚頓挫，遠方不但從感情上注意節奏的安排還在段落形式和修辭方面也力求節奏美，詞語句式段落儘量排比對稱是其特色之一。而一般散文作者往往忽視節奏美，有這樣的誤解，以為詩才講究節奏。那名家作出的典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如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左手按稿紙右手彈鋼琴”，以考究語音的和諧就是一例。

作為詩人來寫散文，自然流露的散文中詩的節奏感，顯然是駕輕就熟了，這會羨煞多少散文作者。

2008年4月25日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霍德華·斯坦里·內美洛夫(Nemerov 1920-1991)在美國的紐約市出生，是一個猶太裔詩人。194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隸屬於美陸軍航空隊的加拿大皇家空軍當過飛行員，有一個時期服役於英國。1945年退伍後，成爲一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以辛辣而自謙的妙筆著稱，但他的詩作多半都是歌頌自然的。他曾先後於紐約州哈密爾頓學院(1946-48)、佛蒙特州本寧頓學院(1948-66)、馬薩諸塞州布蘭代斯大學(1966-69)、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1969-91)執教，任英語教授。1963年成爲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詩顧問，1988和89連續兩年獲選爲美國的桂冠詩人。

他的父親是個富商，著名的 Russeks 公司（經營皮草和婦女服裝）裡一個頗爲欣賞文化的大亨；他的一個妹妹黛安(Diane Arbus)是著名的攝影師，18歲時就放棄學業在父親的公司工作，50年代中期在名攝影師摩德爾(Lisette Model)指導下開始經常拍攝人物百態、城市及其周圍各種事物的照片，在《老爺》(Esquire)雜誌上發表。她把富裕與貧窮的生活作了有力的比對，作品震撼人心，每一幅都引起觀賞者的強烈反響——同情和共鳴！她有特殊的主题，多爲超現實主義，這包括裸體運動者、雜耍的畸形人和男女性慾倒錯反常及邪亂的人。她於1971年因控制不了自己的精神病而自殺，她和她的作品影響西方人的生活和行爲，尤其是內美洛夫的詩作和人生觀甚鉅！

內美洛夫的父親是紐約市典型的猶太教清教徒(Jewish Puritans)，是美國新大陸的一個暴發戶、文化藝術的玩水者，但在治家方面是嚴格的，在自己兩個兒女的幼年時就送往聞名的菲爾德斯桐貴族學校的文化和倫理綱領班受訓。後來他特別反對兩個子女的職業選擇，由

於在家庭內所受的壓制和約束，內美洛夫兄妹兩人常表現出被迫害者的情結，他們相依爲命，黛安變成了一個灰姑娘扮演著內美洛夫的榮格心理學說的“神秘妹妹”(sister mystic)的角色。黛安十四歲時結婚，1969年離婚，1971年辭世，遺下兩個孩子；內美洛夫則於1944年結婚，養育了三個兒子，1991年患癌症去世。

內氏的詩作基本上秉承著十八世紀的約翰·多恩傳統，即是玄想和形而上學，在這點他和艾略特比較接近。之後才受到史蒂文斯和威廉斯的影響。史氏的詩作基本上是“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的：

思想本身難得出現
更從不獨自行動。
是頭腦轉化爲意象。
念頭也許像白天，
既遍處都在
又總在一處。

——〈思想〉(1967)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詩人對茫茫宇宙的神秘感到迷惑：

宇宙為何神秘？
為何它必定如此神秘？
有人使它如此？
假如它果真如此，它是不是在
心靈裡，我們不斷的求索
是否會知曉？

——〈發問〉(1973)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但在哲學方面，內氏是傾向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寫作方法，認爲作者必須具備清晰的無疑的和有意思的描寫，方能將真理明白地顯示出來。一般說，現象學是對現象加以客觀的描述。同時內美洛

夫和他的妹妹也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左右。

內氏對中國古詩感興趣，但卻不諳漢語，通過韋利和龐德的英譯本研閱了中國西晉文學家陸機的作品和論述文學、創作過程、方法、形式與技巧，及總結了前人創作經驗，寫了一首詩〈致陸機〉。在詩中他談及那個在政府內工作的服務人員爲 Active Man，與陸機所說的夫子有些不同。活動中的帶有美國實用主義的意義。內氏對《文賦》的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所表達的話借鑒點體會得很深。實用的比喻比較貼切，改善人民群眾，交流思想的手段的問題。

受了海德格爾和尼采的影響，海氏顧慮的是歐洲的環保，認爲科技是“手上的工具”，不能超乎人之上，他要追求語言大同(on the way to language)。內美洛夫以冷峻的才智，深沉的詼諧，從容的態度去關注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來認識和消解美國人認爲正面意義的事物，可是曲高和寡，得不到大眾文化的認同，唯有收拾靈魂的碎片，於1989年，在一些知識份子的支持下，再被授予桂冠詩人的銜頭，這無疑是這位猶太老人的最佳安慰！

他的作品很多，《內美洛夫詩集》於1977年出版，次年獲得普利策和美國全國圖書獎。他的第一部詩集《形象與法律》出版於1947年，後來有《含鹽的花園》(1955)、《鏡子與窗子》(1958)、《新詩選》(1960)、《夢之鄰》(1962)、《藍燕》(1967)、《格言與機會》(1973)、《西方探索》(1975)、《戰爭故事》(1987)。他的小說有《通俗劇作家》(1949)和《返校節遊戲》(1957)。他的文藝批評著作有《虛構生活紀實》(1965)、《詩與詩學反思錄》(1972)和《圖象與思維》(1978)。

人性有醜惡、也有崇高的一面，在今天一切向錢看的中國社會，人性的光輝於面臨汶川地震這樣的大災難前表現出巨大的感動力量！危機也是轉機，中華民族那種堅忍、仁愛的文化傳統有了重整的契機，能從對生命的尊重裡領悟到生命的價值畢竟比其他的一切要寶貴得多，天地已經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怎麼還能夠給自己製造各式各樣的災禍呢？這應該是今次災難給我們民族帶來的唯一收穫！作為詩人，在物質方面，我們也許會感到無能為力，而除了一些微薄的捐獻外，就只能從來稿中組成悼念的一輯詩作“默哀三分鐘”嗎？編者期待著哀痛過後，會收到更多詩人們從災難中重建民族精神文明的詩篇！

由於出版時間和篇幅關係，本期只能選取一小部份有關地震的詩作發表，另外一部份則張貼於本刊網站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Poemfile/nlt/SSBBS.asp?id=xd1>，至於截稿後才收到的，只能留待下一期了。

本期發表台灣詩人向明選輯的“小詩看台灣”，編者在編輯時，一時手癢，也從歷年來讀過的美國華人詩作中選了一些，輯成“美華小詩選”，作為綠葉陪襯。什麼是“小詩”？眾說紛云，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此來稿各抒己見。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甘肅詩人包包即期起加入本刊，讓我們全體同仁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自去年四月號起，我們決定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詩人非馬於三月份赴澳洲及紐西蘭，期間受到當地包括《酒井丸》詩刊的華文詩人們熱烈歡迎，並舉辦座談會等。

●南京揚子江詩刊、江蘇作協詩歌工作委員會和三江學院舉辦的“三江杯”校園詩獎於今年四月在南京隆重舉行頒獎典禮和詩朗誦會。

●詩人張莖詩集《調色盤》於2007年12月由台灣唐山出版社出版，收入1980-2006年的作品，書前有詩人洛夫序文。

●台灣詩人莫云詩集《推開一扇面海的窗》經由台北秀威資訊於今年4月出版，收六輯精美作品。

●研究榮格心理學的學者劉耀中新著《死亡的超越》經由北京作家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該書從哲學、心理學等角度切入歐美詩人的創作，是別具一格的探討！

●2008年4月19日晚上，由深圳市華文文學學會、奧一網原創文學、皮皮主義聯盟論壇、深圳市荔枝公園管理處、中外散文詩學會深圳分會等單位共同主辦的“飛揚的青春”：第六屆詩人之夜——阿北詩歌專題朗誦會，在深圳市荔枝公園荔園會館舉行。

●畫家黑峰的個人作品展開幕酒會經於今年4月26日下午3點在北京今日美術館1號館二層展廳成功舉行。

●為了救助四川震災及緬甸風災，非馬最近捐出了100冊他的英文詩集《秋窗》，在芝加哥地區進行朗誦義賣，義賣也同時在網路上進行，反應相當熱烈感人。該書是非馬出版的唯一一本英文詩集，1995年出版後，在一個網路書商的通訊上，一位詩評家還把他列入了包括桑德堡（Carl Sandburg）、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門羅（Harriet Monroe），以及布魯克斯（Gwendolyn Brooks）等在內的芝加哥十位值得收藏的詩人名單中。該書於1996年再版。《秋窗》每冊義賣十美元（含郵資，美國地區）。買者可指定捐助對象。義賣結束後，全部所得將捐給國際紅十字會賑災專戶處理。有意購買者請直接用電郵 marrfei@yahoo.com 同作者聯繫。

2007-2008 中國詩歌選徵稿

中國詩歌選編委會決定最近出版《2007-2008 中國詩歌選》年鑒，擬收錄海內外200多位詩人的作品。年鑒由詩人羅暉任主編，李少君、塞遙任副主編。請詩人自選每首30行以內的佳作5首，標明出處，於截稿日期2008年12月底前寄到以下電郵信箱：

Luo_h_glg@gx.csg.cn
saiyaopoetry@sina.com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